春秋時代的教育

陳　槃

壹、貴族教育
（甲）職官
（乙）學校
貳、平民教育
（甲）鄉校
（乙）家庭與社會之間
（丙）私教
（丁）附論考選、尚賢、養士與民教之互相催生作用
叁、婦女教育
肆、學齡與課目
伍、四夷華化教育的迹象

春秋之世，是國與國間生存競爭十分劇烈的時代，彼此之間，無不勵精圖治，謀求富強。爲了致富強，就不能不注重選擇和拔擢人材。國語齊語，施伯對魯莊公說：『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1]。桓公有了管仲，就可以立霸功。魯國失去管仲，就免不了長爲憂患。人材得失的關係，太重要了。

桓公很能破格用材，不分族姓、國籍，重臣如田官甯戚，是衞國人，起家將車[2]；以王子城父爲將[3]，城父而其氏曰『王子』，則非齊國的宗族亦可知。就是薦管仲自代的鮑叔，當其貧困時，亦嘗與管仲爲賈人[4]；一說，管仲是『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也』[5]。陳完逃難奔齊，桓公知其賢，欲使爲卿，辭，用爲工正[6]。完雖出身自貴公子，然而他是陳國人。

世卿、大族中不一定就能產生傑出的人材，所以必須破格拔擢，或取之民間，或求之鄰國。春秋時代的霸國，除齊以外如晉、秦、楚、吳、越等，都無例外：比如晉，『雖楚有材，晉實用之』[7]；如秦，『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8]；如楚，以申俘彭仲爽爲令尹[9]；以齊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10]；齊申鮮虞[11]、鄭人鄭丹[12]爲右尹；鄀俘觀丁父爲軍率[13]；晉伯州黎爲太宰[14]；吳用伍員、伯嚭；越用范蠡、文種，並楚人。又范蠡亦起自民

間[15]。

此一風氣，于魯、衞、陳、曹亦有可考：如魯聲伯以其外弟——齊管于奚子二人爲大夫[16]；孔子弟子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高柴衞人，爲費邑宰；子路亦衞人，孔子使爲季氏宰[17]。孔子雖魯人，而其『少也賤』；然仕魯亦官至大司寇[18]。如衞，魯叔孫僑如奔之，衞位以列卿[19]；子朝宋人，仕衞爲大夫[20]；衞靈公用宛春，春本魯國匹夫[21]；孔子適衞，靈公欲待以執政，結果孔子以憂讒去衞[22]；然孔子對魯哀公問，未嘗不稱靈公之賢，以爲其能愛士、能用士[23]。孔子去衞後，嘗爲陳侯周臣[24]；曹伯陽訪政事于曹鄙人公孫彊，喜之，因使爲司城以聽政[25]，可見陳、曹兩國的用人、取材，亦並不保守。

案人材的來源在乎教育，沒有教育就不可能造就出人材。春秋時代，列國都需要人材，爭取人材，這是史實。但那一時代的教育情況究竟如何呢？這就是我今天所要論述的課題了。

壹、貴族教育

(甲) 職　官

春秋時代，貴族教育職官可考的，晉、楚、蔡並有太師[26]；周、楚、衞亦省稱師[27]；楚、衞、隨並有少師[28]；晉有太傅[29]；魯、晉亦省稱傅[30]；齊有少傅[31]；晉、楚、衞有保[32]；魯、晉卿家亦或有師，或有傅，或有保[33]。

彼時王朝師的職責，無正文可攷。周禮地官師氏職：『掌以媺詔王』。鄭注：『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孫詒讓正義：『荀子儒效篇說，周公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卽師道也』[34]。案書序，成王卽政的初年，周公爲師，召公爲保[35]。諸書說周初設置太師，主恉在導王爲善，義甚正，應該沒有問題。春秋時王朝師的職責，大抵也不會例外。

晉國的師，文六年左傳說：

> 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杜解：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解，洿，穢），本秩禮，續常職，出淹滯（解：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

爲常法[36]。

案傳說趙宣子使師和傅奉行晉國的大政、大典，此與前引周禮、荀子的說法，相互相成，義不相悖。

金文叢攷周官質疑篇：『師氏之見於彝銘者乃武職，在王之側近，是則師氏之名蓋取諸師戍也。周官屬師氏於司徒，其職文亦頗有異……此（周官師氏）文至肊脗，德教行教及「以教國子弟」下十四字，乃視師氏爲師保之師，「居虎門之左」云云，及凡祭祀以下，則又視師氏爲師戍之師，文辭文義均不相水乳。卽此一職，已可斷言周官一書塙曾經後人竄改也』。案古代職官，有本職，有兼職。師氏所掌，也不會例外。至於命名的原義，郭某所說，殆當存疑。

太傅的職責，前引左傳說、與太師同奉行國家的大政、大典，此甚概括。晉語七說：『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韋解：『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37]』在這裏，我們知道，做太傅的資格。第一要有能行而不可奪的意志；第二要博學多聞；第三要有惠心，施教不避煩難。同書楚語上：

>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辭……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教之世（韋解：世，謂先王之世繫也）……教之詩……教之禮……教之令……教之語（韋解：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教之訓典……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愼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38]。

楚語此處所提出的教導太子的課目、範圍、方法，甚具體，大致可作爲前引晉語的注脚。晉、楚舊文化的淵原，沒有什麼大的差別，相信申叔時這話，一定有其舊制的根據，不會是臨時杜譔的。但列國政教，不可能完全一律，大同小異的情形，也許是有的。

成九年左傳說：楚太子有『師、保奉之』[39]；襄十四年傳說：衞『先君有冢卿，

以爲師、保』[40]。然卿家亦有保，且有師、傅。公羊傳十五年傳：『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解詁：『孚，信也，季氏所信任臣』。俞樾辨證：『按季氏所信任的臣而說是「季氏之孚」，不成文義，恐怕不對。「孚」，當讀爲「保」。據說文，「孚」，古文作「采」，從「爪」，從「采」。「采」就是「保」的古文，而「保」又從「采」省文，所以這字展轉相從，聲近而義也相通。國語晉語說：「失趙氏之典刑（型同）而去其師、保」；又說：「擇師、保以相子」。是古代大夫的家裏也有師、保。季子是桓公的親子，他有師、保，是明顯的，所以文說：「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保也」。因爲它的字假借作「孚」，而作注釋的人望文生訓，所以就不得其解』[41]。

案俞氏說『孚』當讀爲師、保的『保』，這是不錯的；又說這保是季孫家的保，也有理由，因爲晉卿趙氏家就有師、保。我也要舉出一例，就是韓非子說林說，孟孫以秦西巴有不忍之仁，使『爲其子傅』[42]。是孟孫家有傅。孟孫家可以有傅，而季孫家有保，這是沒有問題的。

復次俞氏之所謂大夫，指的是上大夫，舊籍裏頭也稱爲『卿』[43]。魯卿家有傅、有保，而晉卿家有師、有保，我想，春秋時大國、次國卿的家，或許是師、傅、保兼有。然而沒有可考。

保的職責，周禮地官保氏條說：

>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44]。

孫詒讓周禮正義：『掌諫王惡者，此官掌教小學而兼爲王之諫官也。呂氏春秋勿躬篇云：管子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爲大諫。大諫臣，疑卽此保氏之職』[45]。案孫氏以齊國的大諫臣卽周禮所謂保氏，說亦可通。但列國則不必皆然，如晉、楚、魯和衞並仍保稱，卽是一例。又保氏掌教官立的小學，春秋時代晉、楚、魯、衞以外的國家，不應該沒有，但職官的名義則不必盡同，這是不成問題的。

管子大匡：

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注：父貴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貴而資賤也），上與君俱（君貴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46]。

案管子這裏之所謂『國子』，當是指君、卿、大夫、士的子弟。這輩人數，合算起來，應不在少數。這些人，不可能人人都別有師，所以其所謂師，當是侯國有爵命之師。國語晉語七：悼公『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韋解：『門子，大夫之適（嫡）子。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育，長也。長育其才，選用賢良』[47]。晉語之門子與管子之國子，當是一事，不過行文有詳略的不同。孫詒讓說：『古多世官，故入學者，以適子爲尤重。實則宦族支庶子弟，亦無不入學者。故此經（周禮地官師氏）通言國子弟，而王制、書傳則止舉適子，義不相該（礙）也。至元士，雖爵秩較卑，然在王族則有門子，在庶姓亦多世官，其適子雖不得爲門子，亦必入學。此（地官師氏）注不及元士之子，亦是文略』[48]。案孫說審。據此可證春秋時代君、卿、大夫、元士的子弟，都是受教于國家的師氏、保氏。如此說來，則彼時卿家亦有師、傅、保如前引晉趙氏、魯孟孫、季孫者，此或由權臣奢僭踰制之故，亦未可知。

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掌國中失之事（鄭注：中，中禮者也。失，失禮者也），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賈疏：『（鄭注）云「國有（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者，此經直言「國子」。案禮記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下文云：「王大子、王子、羣書（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嫡）子皆造焉」。故知國子之中有卿、大夫之子也。鄭不言王大子及元士之適子者，略言之，其實皆有也。王制惟言大子、適子，不言弟。鄭知兼有弟者，大司樂及此（師氏）下文皆云教國子弟，連弟而言，故鄭兼言弟也。……』[49]。案國語、管子，春秋列國亦各有爵命的師以教授君、卿、大夫、士的子弟——國子，則周禮西周王朝有師氏以教國子的說法，可信其不誣；而春秋時代的王朝，此種舊制，亦可能仍然繼續存在，同于列國。

復次西周初年，太公爲太師[50]，周公爲太傅[51]，燕召公爲太保[52]。而春秋時代的王朝，可考的只有師。然侯國有師、有傅、有保；晉、魯卿家亦然。以此推論，則謂

彼時王朝，亦同于西周之有師、有傅、而且有保，想來也是當然的。

王朝師、傅、保的職責和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大載禮保傅篇說：『保，保其身體；傅，傅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同時又有『三少』，同篇說：『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比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使之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及太子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學者，所學之宮也』。王太子就學以後與師、傅、保的關係，同上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53]。案襄十四年左傳，衞定姜告獻公說：『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54]；師曠對晉悼公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杜解：貳，卿佐也），使師、保之（會箋：天使貳師、保其君），勿使過度』[55]。春秋晉、衞二國以師、保爲卿，此與大戴記師、傅、保爲『三公之職』說，可互相參證。戴記其餘諸說，于春秋時代無正文可比，但亦不妨存以備考；就是列國師、傅、保的職掌和他們彼此間的關係，衡以戴記此說，想來也不會差距太遠的。

春秋列國樂官亦稱大師，或簡稱師[56]。此與掌教職官的大師，少師，可說是同名異實。案周禮春官有大司樂，他的職責是：

> 掌成均之瀦（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鄭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導）、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57]。

大司樂除掌王朝的大學（成均）法規、治理建國的教育行政、教育王朝公、卿、大夫子弟（國子）之當學者以外，亦兼掌與樂、舞有關之各項禮儀法式；即其施教，亦不離乎『樂德』『樂語』『樂舞』。論其兼職，則春秋時代的師、大師的職掌當與之相

近；至于掌教一項，則于春秋時代，其說無考。雖則無文可考，然如晉師服的論晉穆侯之名其二子[58]和師曠對晉悼公說立君、牧民的大道理[59]；對平公說『公室懼卑』[60]，『石不能言』[61]。我們知道這兩個樂師的學問、智慧、道德，都是高人一等的。大司樂說：『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我想像師服、師曠這樣的樂師，可能也就是晉國的掌教的教官。師曠亦是目無所見之人[62]。『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師曠正是有資格可以做樂祖、享祭瞽宗的典型人物，難怪後來有關師曠的神話、傳說那麼多。本來是晉國樂祖的師曠，演變的結果，竟成爲歷史上樂祖的大偶象了。

同上周禮樂師條又說：『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鄭注：『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63]。案春秋時亦有舞，此不煩舉例。樂與舞不可分。春秋時已有掌教的樂師，則他們的樂師，必同時亦教舞，也就可想而知了。

（乙）學　校

王朝的學政、大學、小學、教官和列國學校教育的關係，孫詒讓說：

> （周禮）大司樂通掌大小學之政法、而專教大學，與師氏、保氏、樂師教小學，職掌互相備。（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造，皆造焉。……依鄭（玄）說，禮記之大樂正，卽此大司樂，在周爲樂官之長，而兼掌學政者也。又案周制，大學所教有三：一爲國子，卽王大子以下元士之子，由小學而升者也；一爲鄉、遂大夫所興賢者、能者，司徒論其秀者入大學，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是也；三爲侯國所貢士。此三者，皆大司樂教之。經（周禮大司樂）唯云合國子弟者，擧其貴者言之，亦文不具也[64]。

案孫氏穿穴經、傳，其說不爲無據。如其此說，則周制只是王國有大學。至于列國，其有資格可以升大學的如國君的大子、卿、大夫、士的嫡子以及鄉、遂大夫所推擧的賢能而經過司徒所選拔的秀士[65]，他們肄業，通統都是進的王朝大學；而列國則無所謂大學。漢以後亦是郡國無大學，唯京師有之，可見其制度之淵原有自。雖然如此，而春秋列國所置與教育有關的職官如師、傅、保和樂師等等，凡是王朝有的，列

國大都亦不無可攷，這在前面我已經討論到。照這樣看來，儘管列國沒有大學，然而高等教育的設施，則仍然是有的。

復次周自東遷以後，侯伯(霸)主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王室寖衰，朝廷一切規模典章，想完全恢復到西周時代的盛況，限于人力、物力，殆是不可能的了。大學教育的制度，自然也不會例外。所以侯國之亦有高等教育，是勢所必然的。前引晉語，說悼公『育門子、選賢良』；管子大匡說『君謂國子……出與師俱』，像這一類的教育，當然不會止限于小學教育，必定亦會兼備高等教育，是可以信得過的。

春秋時代的王朝大學，其事無攷。孟子說：『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66]。焦循正義解『庠』『序』『學』稱謂的來由說：『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說：「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的緣故，大約通名是「學」，而分別說來則有四事：那就是東邊的是東序，西邊的是瞽宗。瞽宗就是西學，所以祭義說「祀先賢於西學」，就是祭有道德者於瞽宗。北邊的是上庠。秋冬學禮在瞽宗，是西學，那冬學書在上庠就是北學了。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那成均就是南學了。青陽、總章、玄堂，統其名於明堂，而東序、瞽宗、上庠則統其名於成均，所以大司樂分別說則是東序、瞽宗，通統說則是「掌成均之法」。雖分別說有四個名，而其實通統都叫做「學」。祭義說「天子設四學」，大戴記說「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則但叫它是「學」』[67]。

我們玩味前引孟子這幾句話，好像庠、序、校、學的稱謂，自夏(?)、商一直到戰國；自王朝一直到侯國，都沒有什麼改變。如王朝的東序、上庠、東西南北四學並稱學，這都是相仍的舊號。焦氏正義所指出的，固然可能是西周以來相傳舊制，但如孟子所說，則至少春秋時代王朝的學校，應該仍然維持這個舊的傳統。

至于列國，同上焦氏正義引吳鼎周易問目說：『今考定五學：東學，周代稱爲東膠，又叫東序，本來是夏學(?)的總名。西學，周代稱爲瞽宗，又叫右學，本來是殷

學(?)的總名。北學，周代稱爲上庠，本來是虞學(?)的總名。南學，周代稱爲成均。……大學，周代稱爲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如此看來，那就諸侯的國學，好像都是同這個制度』[68]。

案吳氏據周禮春官大司樂更參考禮記王制，于東序、瞽宗、上庠、成均四學以外，更加上一辟雍，所以就有五學。又禮記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疏：『此一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69]。吳氏說魯兼四代之學，他的根據在此。明儒方中履不相信『頖宮』是魯的學宮，而且也不是諸侯的學宮。他的大意說：『頖宮一辭，出于禮記王制。毛詩魯頌作泮宮。據戴埴引通典，魯國泗水縣有泮水。由這知道，泮是水名，魯僖公建宮在這水上，因此以水名宮，好像楚的渚宮，晉的虒祁。泮水、泮宮、泮林，也都是這個意思。如果以泮水爲半水，難道泮林就是半林嗎？……魯頌已經說泮宮，又說泮水，又說泮林。如此看來，那泮宮就是泮水傍的宮；泮林就是泮水傍的林，這毫無疑問。……即使魯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像王制所說，難道當時天下百二十國的學宮都在泮水之傍嗎？都叫它作泮宮嗎？泮水所說「魯侯戾止」，又說「於邁」，這固然使人懷疑其不在國都之中；而且終篇意思主於服淮夷，所以獻馘、獻囚和出師征伐，都是在泮宮，怎麼知道泮宮就是學宮呢？止是根據魯頌中「匪怒伊教」一句，作爲學宮的證明，這太簡單了』。

方氏同時又辨『辟雍』不是天子的學宮，他以爲：『莊子說歷代的樂名，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禹有夏，湯有濩，文王有辟雍。以辟雍爲天子的學宮，這亦是錯誤的。詩說「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都不見有育才的意思。楊用修說：說文辟雍作廱廱，解道：廱，壅也；廱，天子享宴廱廱也。魯詩解說：辟雍，太王宮名也。由說文和魯詩的解說看來，那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的意義，完全相合。說到王制，那是漢文帝時的曲儒的文筆，這也可以相信嗎？……既說辟雍，而周頌說「於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那辟雍、西雍、胥雍，都是宮名，這是沒有疑問的了。……我又看到胡致堂的說法，他認爲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是說鳥獸昆蟲盡皆自得，鼓鐘簨業莫不均調。在這裡所道論的事，只是鼓鐘；所歡樂的德，只是辟雍。辟，就是

君；雍，就是和。文王有聲所說的「鎬京辟雍」，它的意義，亦是如此。……文王有聲只不過是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以成京師，也關涉不到學校的事項。上章說：「皇王維辟」，下章說「鎬京辟雍」，那麼辟就是君，沒有疑問的了』[70]。

案方氏這一辨說，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甚同意。魯泮宮的命名，緣於泮水，諸侯的國學，固不可能也稱泮宮。不過泮宮之爲魯國學、辟雍之爲王朝大學，今雖可云其說出于王制，但王制之作，亦多本先秦傳說，其間不乏遺文墜典，不可能全出虛造[71]。又辟雍爲周學，亦見禮記明堂位，不可但言王制。禮記一書原始資料的來歷，我們不知道的太多了，不可一筆抹煞。于其所不知，那就不如闕疑。

復次前引吳氏說，疑諸侯國學的稱謂、或者皆同于孟子所說，這是指的所謂庠、序、校、學四者。我想這大抵沒有問題。孟子說梁惠王當『謹庠、序之教』[72]，可見當孟子見梁惠王時，梁國的庠、序之教，仍舊存在着；但須加『謹』。倘若那時已經無所謂庠、序之教，則孟子就應該說『興』庠、序之教了。在戰國時代，梁是小國，尚且如此，則春秋時的列國，也就可知了。『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73]。齊、魯間的教育，一直到秦始皇的時候，都未嘗閒斷，則在春秋、戰國的時代，也就可知了。

復次春秋時代列國如齊、晉、魯、鄭、衞等，並有平民教育。平民尚且有教育，則貴族教育之必被重視，自然也不會成問題了。列國的平民教育，說詳在下。

貳、平民教育

(甲) 鄉　校

襄三十一年左傳：

>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若之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74]。

案『鄉』是當時行政系統上的一個單位。『鄉校』就是這個鄉所設的學校，也就是這鄉民衆也都可以共同受教育的學校[75]。

齊國也有鄉校。國語齊語：『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76]。『良人』是

鄉長，也就是韋昭解所謂『鄉大夫』。這鄉長主要任務之一是：『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同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國君(桓公)要問鄉中有無『好學』鄉民，可見其必定有鄉校。管子小匡：『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同智)』；[77]又君臣下：『鄉樹之師，以遂其學』[78]。國語、管子，這些地方，正可互發、互證。

鄭國的鄉校之所謂鄉，大約是都城轄區的鄉[79]。齊國都城轄區的鄉，案算是二千家。鄭國如何，我們不知道。據周禮鄭司農注，王國的鄉是萬二千五百家[80]，這跟齊國的鄉不一樣。韋昭說：『此管子制，非周法也』[81]。我想列國的情形恐怕也因時、因地而異，不會是一樣的。

國都轄區以外叫『鄙』，就是野。齊國鄙亦置鄉。齊語：

> 管子對(桓公)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82]。

這種鄉是三千家，比國都轄區的鄉要大。這鄉的平民，一樣也有受教育的機會。齊語說：『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譴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83]。這裏說『教』、說『好學』，沒有問題是指的教育。

鄭國都城轄區以外的鄙野有沒有像齊國置鄉，使這裏的鄉民也有受教育的機會呢？我看是有的。襄三十年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84]。『輿人』就是眾人，也就是『都鄙』——杜注所謂『國都及邊鄙』的眾人。『誨』就是教。國都和邊鄙的眾人都說子產教誨他們的子弟，可見鄭國邊鄙的民眾也都可以受到教育了。

毛詩序有鄭國廢學校之說。鄭風子衿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85]。案鄭國始封在今陝西華縣，是周宣王的時候，後人稱爲西鄭。鄭桓公[86]隨平王東遷，國于今河南鄭縣[87]，後人稱爲東鄭，那就是春秋的初年了。子衿這詩，不

知道應屬西周？抑是東周？又序說『刺學校廢』，而正義說：『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88]。兩說的含義也全不一樣。現在只好存而不論。

閔二年左傳：『衞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89]。案傳上文說的是農工商，下文接着說『敬教、勸學，』那這教和學，自然也是農工商的教和學了。已『敬教勸學』而後繼之以『任能』，這就是孔子所謂『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詳後）、齊語所謂鄉長進賢，『遂使役官』[90]、周禮鄉大夫職所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91]。沒有問題，這類措施，都是跟著平民教育而來的。

僖二十七年左傳：『晉侯（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禮，未生其共』[92]。這裏說到『民』，然後說到『教』，無疑也是相當于鄉校的民教。孫詒讓說：『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之云者，納之學校，而以德行、道藝督課之，非徒習擊刺進退已也』[93]。案孫說是。晉文公之教民戰，亦當如孫氏所釋。論語子路篇：『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94]。教民『卽戎』，就是教戰，時間需要七年，可見這教育並不簡單了。哀二年，趙簡子伐范氏、中行氏，誓師說：『克敵者，庶人、工、商遂』。杜注：『得遂仕進』[95]。這就是說：打勝仗有軍功的普通老百姓和工人商人，都可賞以官爵。如果沒有受過一點教育，雖然有軍功，豈便可以叫他進而作吏？味簡子這話，也可以證實晉國之有民教。至于國語晉語八說：『夫絳之富商……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96]。晉國都城的商人，活躍到能以財物交通列國的諸侯，這更不是文盲所能做到的。史記貨殖傳說：『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97]。子貢是孔門的高第，絳都富商自不能與之相提並論。然若說絳商根本沒有受過教育，這也是使人不敢置信的。

論語學而：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疏：『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爲善也』[98]。祿位善人以教誨不能之人，這善人就是上引管子所謂『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的賢士。魯國之有鄉校民教的設施。也是很明顯的。大戴記少閒篇，魯公問孔子：『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悅)乎？』[99]。

這與上引孔子答季康子的話，可以互證。孔子答季氏的話，本來也是根據先王公的經國舊典，知道的人應該很多，所以哀公也以此爲問。大約奉行的當道不一定甚力，結果並不理想，所以魯國君臣、不免就此提出疑問。然魯國民教成績雖不如理想，而鄉里的秀士並不是沒有。大戴禮千乘，孔子答魯哀公問說：『方春三月……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四方諸侯之遊士、國中賢、餘、秀，興閱焉』。孔氏補注：『賢，鄉之賢士升于司徒者……秀，司徒所論秀士也。國有大閱，皆致其衆焉[100]』。魯國亦有選自民間的『賢』『秀』，這就足以顯示其不無民教事業了。

王朝所管轄的地區是王畿。春秋時代，王畿以內平民教育的設施，無可詳考。成瓘說：『周時比、閭以至鄉、黨，無地不有學，亦無地不有官，世世沿之，其法不替』[101]。這主要是根據周禮而推論的。孫詒讓的見解，稍有不同。他說：

> (周禮) 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鄉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窮及宿衞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其政教之備如是。……成、康既歿，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猶或尊守勿替[102]。

案周禮地官大司徒的職掌，『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施教灋(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103]。以下還有小司徒、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分層負責[104]。照它的設官和層次看來，由邦國以至最低層的鄙(野)，所有民衆，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六鄉外又有六遂，遂的教育設施，大體與鄉相比擬而降一等[105]。禮記學記也說：『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106]。又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鄭玄注：『「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五百家

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107]。拿這學記和上引周禮來比較，其間頗有詳略的不同，而說到閭里、黨、遂、鄉，可見這種教育也是跟一般民衆有關係的。周禮這書，有些地方是屬於構想，但有些地方也是根據舊典。學記的性質，大抵也是一樣。就教育的設施而論，周禮、學記所說到的，顯然有些地方跟春秋列國的設施，可以互相溝通。例如上引周禮說，教民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而晉卿子犯對文公問，也提到義、信和禮是教民的要務；又周禮鄉大夫的職掌，每三年一『大比』，民衆有賢能的就要加以擢拔，報告到王廷，王廷然後加以任用[108]。這跟上引齊國鄉校的制度，更是完全吻合。案國語齊語：『管子對桓公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蹟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韋解：『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109]。根據管子這話，我們知道齊國這種選舉制度，是淵原自文王、武王、昭王、穆王的。推而廣之，春秋列國如上述的魯、晉、鄭、衞，他們的文物、制度，也是大都淵原自周。教育是國家最重要的設施。春秋的魯、齊等國，已然都有平民教育，現在說春秋王朝同樣也有平民教育，約略如周禮、禮記所載，我想是不會遠離史實的。因此，我覺得孫詒讓認爲周室東遷以後，周禮中所載的西周時代的政教規模，『蕩滅殆盡』；只賸下典册之『散在官府者，世猶或尊守勿替』，這似乎說得太過火一點。卽如平民教育，春秋時代的齊、晉、魯、鄭、衞等國，並有可考，若說王朝反而沒有，我想這是說不過去的吧？

昭十八年左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同悅）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原氏其亡乎！』[110]。這是春秋末期的事。魯昭公十八年卽周景王二十一年（524B,C.）。原伯魯是周畿內的諸侯，也就是王朝的大夫。閔子馬說：王朝大夫不喜學，事情不簡單，必定是像這樣的人很多，最後才影響到居高位的大人。如此教化不修，必然『下陵上替』，王朝可能由此而生禍亂，而原氏可能也因此而滅亡了。我們尋味閔子馬這話，等于說：王朝教育向來不錯，自上至下都喜歡向學，王朝所以也因此能够維持下去。而今後恐怕就不行了。從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周王朝教育的不振作，是春秋晚期以後的事。但也止是不振作而已，不可能因原伯魯

一人之不喜歡而完全把它取消。

昭十七年左傳載：孔子聽說郯子博聞，能述說古史，于是『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111]。這類分散出去的王朝學官，相信是高級專門而有道行的學官，縱然他們走了，也不會影響到民衆教育的施行。如果是普通的學官，知識有限，孔子也就不會向他請教了。

于此有一事需要補充說明的，就是『鄉校』這個稱謂，在周禮大司徒州長、黨正職中，並都名『序』[112]；禮記鄉飲酒義作『庠』；鄭注因說：『庠，鄉學也。州、黨曰序』[113]。漢書食貨志也說：『於里有序，而鄉有庠』[114]。案孟子梁惠王上：『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115]。注重庠、序之教，能够使老百姓都知孝悌之義，則孟子之所謂庠、序，亦是兼指鄉校[116]，以其所教育的，其中亦有平民，所以很快就能够轉移風俗。想來當時梁國的庠、序教育，必定是照常舉辦，不過不甚理想，所以孟子勸梁惠王要加『謹』，不可馬虎。如此說，則是鄉校之在戰國，仍沿西周舊稱。春秋時代，想亦當然；但以其同爲鄉學，所以亦質稱『鄉校』。州、黨亦隸屬于鄉，則州、黨學校，當然亦得稱『鄉校』。

（乙） 家庭與社會之間

齊國的教育，在列國間甚爲特色。國語齊語說：

> 管子對（桓公）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易（韋解：咙，亂貌。易，變也）。……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韋解：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同聚）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restrict[117]，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118]。

案教育重要，而環境也很有關係。說到環境就有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環境和教育如果能够配合好，自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管子的主張，就是要製造好的環境，使

其能够和教育配合——亦卽作爲輔助教育的一套計畫。依照他這計畫做去，那就是除了學校教育外，士、農、工、商本身傳統的家學、經驗，不但可以維持不墜，而且還可以發揚增長。管子這話裏頭，好像沒有提到士、農、工、商四民的學校教育，但是我們看他下文說：『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繼續又說：『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所謂『好學』，當然就是指的受過學校教育的士和工、商子弟，可見士、工、商之鄉是有學校教育的。文又說：農『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119]。士人沒有不讀書識字的。農之秀民能爲士，一定是受過學校教育沒有問題了。

許許多多士人居處在一起，談論學問的機會當然很多。這種士學環境、士學風氣，久而久之，不特一般水準可以提高，而且可能有若干高材出於其間。我想戰國之世，齊威王、宣王時的稷下學士的淵原，好像跟這種風氣也不無關係。史記田敬仲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120]。看它說『稷下學士復盛』，可見宣王以前已經有這種風氣。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繫年三稷下通考說：『新序，「騶忌旣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相與往見」，是威王時已有稷下先生之稱也』。案風俗通卷七窮通篇亦說：『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是稷下學風，倡自齊威王。再推上去，提倡集體講論風氣的，自然就是管子了。

稷下學士，不但會海濶天空的『談天』，『議論』，而且大都能够著書立說[121]。齊太公世家說：齊國『其民濶達多匿知，其天性也』[122]。漢書地理志說：『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123]。這所謂『濶達』、『放縱』的國民性，一半是由於地理環境使然——地平坦、遼濶而近海，而一半也跟『士羣聚而州處閒燕』的創設，不無關係。至於『好經術』，『矜功名』，『足智』、『朋黨』，這恐怕就是士羣聚州處的產品了。這固然也是種因於太公的『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然而後來管仲所創立的士的教育環境，足以配合太公此一治道，更刺激此一風氣的發展，有承先啓後的作用，有其重大的影響力量，這也

是可想而知的。史記貨殖傳說：『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這『足智而好議論』，顯然就是管仲所給予影響的一斑了。

家庭與社會之間，就是不靠政府的設施、公共的組合，它也自然會有一種潛在的教育功能，可以產生人物，這就是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我們只看鄭國商人的行誼就可以知道。例如弦高、奚施、蹇佗的愛國，以牛犒秦師[124]，以及弦高的辭榮、避地[125]。一個不知名的鄭國賈人，明白君子、小人、義利、名實的辨別，不受晉荀罃感恩的厚遇[126]。像這類言行，充分表現出鄭商實在不同凡庸，他具有高貴的氣質和深厚的教養。我們把昭十六年左傳[127]、國語鄭語[128]、史記鄭世家[129]甲和白川靜的殷代雄族考一文[129]參合著看，就知道這鄭商，元來是居處在西鄭的殷商遺民。西鄭武公（一說桓公）隨平王東遷於今河南鄭縣，後世稱爲新鄭。那時候鄭商的祖先也跟著東遷，對於開闢荒涼的新鄭國很有功勞，鄭國的祖先也優待他們，而且訂有誓約，彼此互不侵害。這些『肇牽車牛遠服賈』的殷商遺民，多少年來以商賈爲業，漸漸這『商人』就成了商賈的專門名詞了[130]。這班殷商遺民的祖先，大約本來是有相當地位而且擁有資產，所以亡國後，他們的後人還能够交通鄭君，東遷以後又大著勞績；他們的文化傳統本來又高，所以在新貴族的鄭君統治之下，他們的政治地位雖然沒有了，他們的傳統，他們的教養，使他們成爲不折不扣的故家子弟，仍舊有他們的社會地位。他們雖然是商業中人，然而他們仍舊保持著上流士大夫的『流風餘韻』。

怎麼知道鄭商他們的教育，不靠政府的設施呢？案昭十六年左傳，子產對韓宣子說：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可見鄭國對於商人，取的是放任態度，已無扶植，也不壓抑。所以我想，鄭商的教育，與其說是由於國家的培養，毋寧說得力於他們自己傳統的家庭和環境。

跟鄭商同一類型的還有居住在東方的殷商遺民。論語先進：『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131]。傅孟眞師說：這野人卽是農夫，卽殷商遺民。君子就是卿大夫階級，亦卽當時的統治階級。這說明：在孔子的時候，『先到了開化的程度的』，還是應推殷遺。而當時貴族雖然居於統治者的地位，而開化程度反

而比較落後[132]。

類似此種的情形，當然還有。昭三十二年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133]。又昭三年傳，晉叔向說：『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134]。可見當時的百姓之家，包括著諸色人等，有的是虞、夏、商三代的後裔；而欒、郤、胥、原等八族，元來都是晉國的強卿鉅室，曾不幾時，也以獲罪而降在賤微。但是這些高門貴族之後，雖然政治地位已經沒落了，而其舊家文物則不一定也都掃地無餘。他們有的當然也會像殷商遺民一樣，自然有他們一套的傳統和教養。政治方面就是這樣不斷的新陳代謝，而民衆社會的教育文化，却是那樣的日積月累，不斷的生長延展，或此伏彼起。這不是說：不靠國家平民教育的設施，自然也就可以達到這種境地，而是說：家庭和社會之間的潛在的教育功能，實在也是不容忽視的。

上面曾經提到的齊國的士鄉，其中當然亦不少或者竟是大多數是殷商遺民，這一層，已有傅師的論文爲之證實[135]。這班齊地的殷遺士人，他們的文化傳統本來就高，再加上管子『士羣聚而州處閒燕』[136]這一套，像播種一般，得時得地，自然就非發生成長不可了。

由周室分封的同姓異姓，還有興滅繼絕，諸如此類的國家，到了春秋，已經歷年數百。這些統治階層的貴族，當然他們之間也會有好的文化傳統和教養，有舊家世族，他們的子弟的文化程度，也應該是不錯的。然而他們地位特殊，取精用弘，有所憑借，而受的又是貴族教育，所接觸的是高等人物。所以這班人之也有佳子弟，是不足爲異的。至於殷遺，他們身份是平民了。然而儘管他們做了數百年的老百姓，而他們文化的一般水準，還是遠出當時統治階級的卿大夫之上，這就是值得我們加以表彰的一回事了。

（丙） 私　教

『以吏爲師』[137]，這是古代中國一向的傳統。前面說到的鄉校，在鄉校中受教育的，固然大多數是平民[138]，然而主持教學的却都是官吏，這在左傳、國語、管子、周禮既經說得很明白，我在前頭也既經提到。

私人設教，孔子是最著稱和貢獻最偉大的一個。然而並不是孔子才開始。比如前一節我說到春秋時代家庭與社會之間的教育的重要，這其間有學問好的、經驗豐富而

能言善說的，大家都愛慕他，趨就他，供奉他，無形中，他自然就成爲一個平民教育家了。管子問篇：『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139]；處士教人，這不是私教是什麼？白虎通義：『古之教民者，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後罷。夕亦如之，皆入而後罷。……若既收藏，皆入教學』。陳立疏證：『此（禮記）學記所謂家有塾，是也。……文獻通考引書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又云：年十三，始入小學』；『通考引書大傳：耰耡已藏，新穀既入，歲時事已畢，餘子皆入學。漢書食貨志：是月，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140]。案古時候里中有塾，這就是相當於後代所謂啓蒙的家塾。農事完畢入學，農事起始出學，也宛然是後代鄉里的景象。沒有問題，這就是私教。管子、尚書大傳、書傳、食貨志、白虎通、寫作的時代都不早，但我相信，他們所根據的、都是遺文墜典。

像這樣的家塾式的教育，就是相當於民教，也就可以說是私教。從事私教的人必不在少，但在孔子以前，我們現在還可以考得其名氏的，只有一個壺丘子林。呂氏春秋下賢篇：

> 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
>
> 集釋：馬敍倫曰『此謂子產與壺丘弟子、皆相從於壺丘之門，故坐必以年亞，而不以爵凌其上』[141]。

案壺丘聚徒講學，子產身爲鄭相，乃親修謁敬，執弟子禮，則其人的學問道德，可想而知。子產相鄭在魯襄公三十年（周景王二年。543B.C.），卒於定公十四年（敬王二四年。496 B.C.）。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142]。我們可以推知、孔子還在幼童的時候，壺丘已經講學有大名，自然是孔子的老前輩了。

與孔子同時而且名聲很著聞的是少正卯。荀子宥坐篇：

> 孔子爲魯攝政，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

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143]。

案所謂『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指的就是聚徒講學。論衡講瑞篇：『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144]。這就更明白了。

據莊子說，魯國還有一個『兀者王駘』，他的從遊者之衆，跟孔子的門徒也差不多[145]。案莊子裏頭，寓言很多，人物、故事，有些是眞的，有些是眞假參合的，有些全是假託的。這兀者王駘的故事，可信的成分如何，我們不敢說。這裏也不過姑且提一提而已。

說到孔子，他對於中國學術、文化貢獻之大，自有專篇。這裏我只是敍述他從事教育的粗略行迹。他的教育內容，在下面『課目』一節裏還要提到，這裏也不談。

孔子的從事教育，壯年時候就開始。昭七年左傳說，孟懿子和南宮敬叔都師事孔子[146]，這時孔子只有三十四歲。

孔子自己做學問，『學而不厭』[147]。教人，『誨而不倦』[148]。無疑，他是一個學識淵博，自強不息，同時又是熱心教育的學者。

他對於來學的士子，無分貴賤種類，一視同仁，這就是他有名的信條——『有教，無類』[149]。因爲他認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150]，只要他不是下愚，就沒有不可以改造，沒有不可以教育。

當然他不是爲的圖利。論語述而第七：『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151]。所謂『束脩』，不過是十塊乾肉，是當時士大夫最薄的相見的禮物[152]。

學生有『三千』之衆，身通六藝的有『七十二』人[153]。這裏頭高第籍貫可考的，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簡稱列傳)參集解、索隱、正義、會注考證[154]、史記志疑[155]，我們約略知道屬魯國的最多；其次是衞國；又次是楚國；又次是秦國；又次是陳國；又次是蔡國；又次是晉、宋、吳三國。現在列表如下：

孔子弟子國籍表

名　　氏	國	備　　考
顏淵。	魯。	列傳。
閔損。	魯。	集解、索隱。
冉耕。	魯。	集解、索隱。
冉雍。	魯。	集解。
冉求。	魯。	集解。
仲由。	魯。	集解：『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案卞，魯邑。」
宰予。	魯。	集解，索隱。
曾參。	魯。	索隱。
澹臺滅明。	魯。	列傳。
宓不齊。	魯。	集解。
原憲。	魯？宋？	志疑[156]。
南宮括（括一作縚）。	魯。	集解、索隱。
曾蒧。	魯。	曾參父。曾參魯人，已前見。
顏無繇。	魯。	顏淵父。顏淵魯人，已前見。

商瞿。	魯。	列傳。
漆彫開（開本作啓，避漢景帝諱改）。	魯？蔡？	集解、索隱、正義、會注考證。
公伯繚（？）（繚一作寮，一作遼，又作僚）。	魯。	集解、索隱並引馬融說。索引又說：『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繚子周，而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也』。正義略同。餘說參會注考證。
有若。	魯。	集解，索隱。
公西赤。	魯。	集解。
巫馬施。	魯？陳？	集解、索隱。會注考證：論語作巫馬期
顏幸（幸一作辛，或作羍）。	魯。	集解引鄭玄說。餘參史記志疑[157]。
冉儒。	魯。	索隱。
伯虔。	魯。	志疑。[158]
冉季。	魯。	集解。
公子句茲。	魯。	志疑[159]。
漆雕哆。	魯。	集解。
漆雕徒父。	魯。	志疑[160]。
商澤。	魯。	志疑[161]。

公夏首（首或作守）。	魯。	集解。
公肩定（肩或作堅）。	魯？晉？衞？	集解。志疑：『闕里考，或曰，衞人。余謂，禮記，魯有公肩假。鄭注是』[162]。
顏祖。	魯。	正義。會注考證：『今家語有顏相字子襄，蓋同人。
罕父黑（罕，或云當作宰）。	魯？	志疑[163]。
申黨（黨或作棠，或作振）。	魯。	索隱、正義、會注考證。
顏之僕。	魯。	集解。
榮旂（旂，或作祈）。	魯。	志疑[164]。
縣成。	魯。	集解。
左人郢。	魯。	集解。
燕伋。	魯。	志疑[165]。
鄭國（薛邦）。	魯。	鄭，當作薛。國，當作邦。詳索隱、正義。魯人，參志疑[166]。
施之常。	魯。	志疑[167]。
秦非。	魯。	集解。
顏噲。	魯。	集解。
原亢籍。	魯。	志疑[168]。

樂欶（欶一作欣）。	魯。	正義。
顏何。	魯。	集解。
邦巽（邦一作國，一作邽。巽一作選）。	魯。	集解、索隱、會注考證。
孔忠（忠一作思，一作弗）。	魯？	集解、索隱、會注考證。
公西輿如（一作公西興）。	魯？齊？	志疑[169]。
公西箴（箴一作蔵）。	魯。	集解。
端木賜（木一作沐）。	衞。	列傳、索隱、會注考證。
卜商。	衞。	集解、索隱。
高柴。	衞？齊？蔡？	集解、索隱、正義。參志疑[170]。
奚容蔵（一無容字）。	衞。魯？	正義、會注考證。參志疑[171]。
句井疆（句一作鉤）。	衞。	集解、正義。
廉絜。	衞。	集解。
狄黑。	衞。	志疑[172]。
公冶長（長一作萇，或作芝）。	齊？魯？	索隱、參志疑[173]。
公哲哀（哀一作克）。	齊。	集解、索隱。
樊須。	齊？魯？	集解、索隱、正義。論語，樊遲、樊須一人。或作二人，當誤[174]。

梁鱣（鱣一作鯉）。	齊。	集解、索隱。
后處（后一作石）。	齊。	集解、會注考證。
步叔乘（步叔一作歜。一作少叔氏）。	齊。	集解。參志疑[175]。
公孫龍（龍一作籠，一作聾）。	楚？衞？	集解、索隱、正義、參志疑[176]。
任不齊。	楚。	集解。
秦商（秦一作秦，當誤）。	楚？魯？	集解、索隱、正義、參志疑[177]。
秦祖。	秦。	集解。
壤駟赤（壤一作穰）。	秦。	集解。
石作蜀。	秦。	志疑[178]。
顓孫師。	陳。	索隱。
公良儒（良一作襄，孺一作儒）。	陳？魯？	集解、索隱。參志疑[179]。
曹卹。	蔡？	志疑[180]。
秦冉（冉一作寮）。	蔡？	志疑[181]。
叔仲會。	晉？魯？	集解、索隱。
鄡單（一作單鄡。鄡又一作鄟。或疑卽縣亶之譌）。	晉？	集解、索隱。參志疑[182]。

司馬耕	宋。	集解、索隱、正義。
言偃（偃一作扵）。	吳。	索隱。參志疑[183]。

我們把以上諸孔門弟子地域分布的情形看來，可以說，東西南北中，無遠弗屆。若再加上三千徒衆，那必然更有可觀，可惜我們已缺少這種資料了。

孔子這種崇高偉大的人格和教育的精神，影響很大，他死後仍有傳人，他的事業繼續不斷，『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184]。例如子夏居河西教授，弟子三百人[185]，其中最著稱的有田子方、段干木[186]；言偃『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187]。而名字湮沒不章的，當然更多。史記儒林傳說：

>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竝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188]。

我們看上面『七十二』弟子地域分配的情形，知道屬魯國的要占半數以上；次多的是衞齊兩國。孔子是魯人，本國人士從游方便；而齊、衞之于魯，則境地毗鄰，這自然是最大原因了。齊、魯間的儒學風氣，從孔子死後到秦漢之際，二百餘年以來一直沒有間歇，雖遭秦皇焚書坑儒之厄，而古代經籍大部分仍能保存、流傳到現在，這就是孔子萬古常新的教育的遺芳餘烈了。

(丁)附論考選、尚賢、養士與民教之互相催生作用

一般民衆也都有受教育的機會，當然國民文化的水準，就可以普徧提高，人材可以不斷的造就，這對國家、社會來說，民間教育的提倡，自然是十分需要的。

但是教育發達了，士人的出路，却又是一個問題。我們知道古代封建的政治制度，卿、大夫多半是世職而且世祿的。雖然齊桓公葵丘之會，有命說『士無世官』[189]；何休也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190]。但誓命和禮是一回事，而實行不實行又是一回事。事實上一直到春秋時代，列國間卿、大夫世職、世祿的例子，仍不在少。士之一職雖不是世襲，然而卿、大夫有權有勢，他們的祿位如果可能世襲，則照例是由他們的嫡長子繼承。餘子雖不得繼承，然而他們仍然可以借父兄的餘蔭、援引，輕易的就獲得了士的官職[191]。這樣一來，平民仕宦的機會就很少了。當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此可視爲王朝大小員額的約字。又據孫詒讓周禮正義，周禮有鄉，鄉外有遂，官也在萬以上。至於諸侯之官。據沈彤所考，『在上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由此看來，無論中央、地方，官吏的員額，實在不算少，要說這些員額全由貴族包辦，是不可能的。不過這種統計，也只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材料；從這裏，我們所得到的，也只是若干暗示而已。又周禮所謂『庶人在官者』，是說府史之屬，官長所任用，不須命于天子、國君的。孫詒讓論王朝進用賢士說：『周之進賢，蓋非一途。惟王族故臣，世居顯要；內外侯伯，入爲王官，二者皆不依恒典。此外學校養士，則有公卿大夫之子弟，教於大學，學成而仕者也。次則鄉、遂、公邑之秀士，其長吏以賓興賢能，貢於大學，而大司馬選擇之，以進於王者，鄉大夫所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是也。又次則不命之士及府史等，亦有積年校勞而馴至通顯者。大宰八統之有達吏，小司寇八辟之有議勤，皆是也』[192]。案王朝大小吏員的出身，大致可說是如此。推之春秋列國，想也不致相距太遠。鄉、遂、公邑所選的秀士及庶人在官者，其出身都是平民，值得注意。

當然，封建制度的政治，實際還是少數世家貴族包辦的政治，總是腐敗、無能的成分居多，清明而有所作爲的成分很少。一般情形是如此，當然其間也有少數是例外。而另一方面，一般民衆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智識更加開通了，人材也漸漸長養出

來了，而他們的出路的問題，跟着也就發生了。以農人爲例，商鞅說：『民不貴學問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193]。老百姓一旦讀了書，學會了『外交』——交朋接友，再也不願意安分耕田了。這是一種。像我前頭『鄉校』一節裏面所引，『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他們不再是一無所知的愚蒙了，眼見得家國政治措施、有不對的地方，就不免放言高論，肆意譏彈，會影響到國家、社會的人心、秩序。這又是一種。讀書士人有了知慧，能活動，得到了一官半職，則其他士人亦不免有所羨慕，起而仿效，力爭上游。這又是一種。商君是戰國中期的人，他所覺察到的鄉村士人狀況，自然就是戰國中期的鄉村士人的狀況。但這種狀況，我相信戰國以前也不會是兩樣的。就拿現在來說，情形依然沒有什麼不同。

就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一事而說，情形看得出來並不簡單，如果應付不得法，可能釀成嚴重的事態。左傳說：

> 然明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患，傷人必多，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194]。

這般跟鄉校士人往來議論的人，連鄉校的士人在內，是輕視不得的。你瞧不起他們，他們會鬧得更兇，結果會像河川決隄，橫流汎濫，無可挽救。講明白一點，就是這班『秀才』，可能鼓動風潮，或者更進而造反。

復次在鄉校議論的人士，其中固然有社會一般人士，然而鄉校的士人，相信必定亦在其列，大約在那裏一唱一和。不然，則只是禁止鄉人游談鄉校就够了。『罪』不在于鄉校，然明何至主張連鄉校都要把它毀掉？

像鄭國鄉校這樣的情形，相信春秋時代，凡有民教設施的地方，也都可能發生，不必限于一國、一地。然而他們也未嘗沒有『補偏救弊』的方案，這就是考選制度。顯然只如子產所提的『開放言路』的對策，那是不够的。鄧子無厚篇說：『君有三累』，而『以名取士』是其中的一累[195]。案鄧子卽鄧析，鄭人，和子產同時。玩味鄧子的話，好像那時候的鄭國是存在着一種『取士』制度，也就是考選的制度。考選制

度是以『德行、道藝』爲取舍標準的（詳後）。而鄭子所見所聞的乃是『以名』，所以他認爲這不對。

齊國有考選制度，這是很清楚的。照他的制度，國都和鄙野並有鄉校，鄉人的子弟一律可受教育。子弟聰慧好學、品行端正、爲鄉里所稱譽的，每年正月，鄉長朝見國君的時候，就報告給國君，國君親自召見他們，試給他們官職。做官成績好的，漸漸升遷，最高可以做到『上卿之佐』[196]。這所謂卿佐，當然還是屬吏，不會是首長[197]。

周禮也有類似的制度。地官大司徒鄉大夫之職條說：鄉人入鄉校受教育，三年考選一次。考選的科目是『德行、道藝』，『賢能』的纔可以入選。入選的士子，由鄉老、鄉大夫、羣吏把名册獻給王，登記在天府；副本藏在內史。這叫做使民衆自舉賢者，朝廷因而使他們在外爲民長，教民以德行、道藝；使民衆自舉能者，朝廷因而使他們在內治百姓的貢賦、田役[198]。

案上面引的齊語、小匡、鄉大夫職掌的說法，雖然詳略不同，也都可以互證。逸周書作雒篇：『農居鄙，得以庶士』。集訓校釋：『趙曰，以，用也。農之秀者，可用爲士』[199]。農人子弟假如是聰明俊秀的，就可以爲士，據說這是周公的話。根據這話，那考選制度，西周初年就已經有了。至于細則，以上諸書所記，不免偶有出入，這因爲時代、地區不同，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不論何一制度，都可能有這現象，是可以不必懷疑的。國語齊語，管仲對答桓公說：『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蹟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韋解：『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200]。這指的也就是周禮和逸周書所說的考選制度。根據管子這話，則周初此種考選制度，自文王、武王以下，一直到昭王、穆王，沒有間斷。大戴禮王言篇記孔子對魯公問說：『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選賢、舉能』[201]。這可能也是指的周初考選制度；所謂『昔者明王』，大抵就是指周的文、武二王或者更加成王、康王。實則昭王、穆王尙然，文、武、成、康就更不用說了。

復次孟子說：『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初命曰……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四命曰……取士必得』[202]。論語說，仲弓爲費氏宰，問政。孔子

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邢昺疏：『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203]。案齊桓公這誓命和孔子答仲弓的話，可以綜合着看。『尊賢』、『舉賢』，意義沒有兩樣。尊賢、舉賢的反面是『親親』。前者的對象是衆庶中之秀才、俊士[204]，後者的對象是朝廷的親貴、世族。舉賢才』是欲使『野無遺逸』，邢疏的話是對的。齊桓說『尊賢、育才』，又說『取士必得』，那麼育才是指鄉校教育；『取士』是指的考選制度，這也是順理成章的。齊桓在那個時代而說這個話，據我看，顯然是舊事重提。因爲這種教育、制度，上代已經存在。但由于親貴柄政，世族當權，可能有些人陽奉陰違，或推行不力，或把持操縱，顚倒賢愚，貿易選舉，如此種種，說不定都會有的。且看桓公說『取士必得』，就可知有些國家的取士，未必是名符其實的了。孔子的時代，後于桓公已百數十年，還在那裏斷斷然提倡要舉賢，可見魯國的舉賢、必定也有使人不能滿意的地方了[205]。但儘管是如此，而魯國的民教設施[206]和考選制度，還是有的。

綜而言之，平民教育之與考選制度，是互相輔助。互相維繫的，二者之間缺少了一項，它就運用不靈，也就沒有意義。換句話說，考選制度是獎助民教、刺激民教、使它向正常方向發展的制度，同時又是解決國家、社會人材過剩問題的制度。我們寫中國古代民教歷史的人，必需觸及這一課題，然後他的瞭解才能深入。不然的話，那止是說到表層，看到一個角落，這未免太簡單了，其實就是太隔閡了。

歷史上和民教的振興、發達有密切關係的，除考選制度外，還有尚賢與養士的風氣兩事。我們看得出，民教、尚賢、養士這三者之間，同樣也具有互爲因果互相催生的作用。

說到尚賢，我們知道前引齊桓公命諸侯的話，『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尊賢，當然就是尚賢。齊桓公確也能够實行這點；不但桓公，春秋時代的列國，亦多有可考，這在前面敘說中，我已經提到。國家已然能够尚賢，則考選制度，或先或後，一定也會有的。因爲尚賢止是一種政策、一種觀念，而爲了要實現、要達到目的，必須有其方法，則考選制度是不可缺少的。亦或是國家感覺到人才的需要，因而提倡、普及教育，于是就有了民衆教育，隨而有了考選制度，同時也就有尚賢之說，亦未可知。綜而言之，它們是互相維繫、互相關連的。所以前頭我說，西周時代，考選制度

已經存在，周禮的考選制度，也是有其史實背景，不會是完全出于憑空構想。至于西周時代的尚賢，這也是無可置疑的，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說：『王曰……先則任賢』[207]；又少閒篇，孔子對魯哀公也說：『文王卒受天命……親親、尚賢』[208]。案武王指責殷紂說，紂有名民——名賢三百六十，已不顯用，也不賓禮[209]，可見不任用賢才，在當時是輿論所不許可，是一項罪狀。因此，我覺得大戴的記述，是可信的。至如『膠鬲舉於魚鹽之中』[210]，呂尚舉於渭水之陽[211]；以及尚書大誥之所謂『民獻有十夫予翼』[212]，諸如此類，則更是事實上的明證了。

民教已經發達，人材造就的多，儘管大家都在說尚賢，而國家運用考選制度，或者不得其當；或者假公濟私，有名無實；亦或人浮于事，于是社會上就出現了失志、失業的士人。這些失志、失業的士人，自懷才抱藝，奇技異能、以至鷄鳴狗盜，無所不有、于是上自人主以至卿相大夫，有的貪慕尚賢、尊賢的榮名；有的別有其企圖、作用，『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在這種情勢之下，于是就有了所謂養士。當然，這一類士人，其來歷並不單純，除上述一等人外，還有破敗、沒落的貴族，亡國的遺民等等。但『王后之姓，于今爲庶』[213]；晉『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214]，聖帝明王、卿相大夫之後，一經失去貴族的身份，他們就是平民了；平民而受過相當的教育，也就是普通的士人了。

養士的風氣不始于戰國，亦猶尚賢的提倡不始于墨子。就春秋時代來說，如文十四年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215]；呂氏春秋貴當：『楚莊王取士，日夜不懈』[216]。這所謂『聚士』、『取士』，就是養士。

春秋末年、則晉卿最稱好士。襄二十一年左傳：『欒子（欒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217]。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趙武所薦四十六人』[218]。說苑尊賢：『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吾尚可謂不好士乎？』[219]。

百家之書說，齊、魯、楚三國亦有此風氣。國語齊語，管仲對齊桓公曰：『爲遊士八十人……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220]。晏子內篇襍下弟六，晏子對齊景公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又外篇弟七，晏子見仲尼曰：『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221]。韓非子同上篇：『季孫好士，終

身莊』[222]；『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223]。今本孔子家語六本：荊公子行年十五而攝荊相事，孔子聞之，使人往觀其爲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廊下有二十壯士焉』[224]。這些事例，無可否認的，也都是養士。

又有齊桓公亦養士的傳說。韓詩外傳，東野鄙人語桓公：『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於賢者乎？……桓公曰：善。乃周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225]。這好像是野語、小說。但『尊賢、育才』是齊桓一貫的作風，這類好士傳說，相信也不無若干眞實的背景。尊賢之與養士，本來沒有很大的區別，不過前者品流較高，後者品流較爲龐雜罷了。尚書牧誓說：

>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226]。

商紂這種作法，其實與春秋晚期以後的養士，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商紂所養的『多罪逋逃』，實際也就是孟嘗君門下的『鷄鳴狗盜』。因此我又想起韓詩外傳說的：周公，『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227]。案周公這種作法，是在尚賢與養士之間。數目上也許不無夸大，但說有若干史實爲其素地，這也是可能的。論語泰伯：『使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228]。『驕』與『吝』，是尚賢、養士的反面。孔子說，周公不驕不吝，因此我想，周公尚賢、養士的傳說，亦是不容完全抹煞的。

如上所論、尚賢、養士，春秋以前並已有迹象可尋，我們因此也可以說，這也可以證明民間教育、定然很早就已經存在。戰國策中山策：

>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229]。

李疵說，尚賢、養士的流弊，勢必使到平民大家都羨慕賢人、士子，只知道讀書受教育而不務農事，可以亡國。商君也說：『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230]。相反的，平民大家都樂於務農，不喜懽讀書，受教育；如此，賢人、士子，自然也就相對的會減少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民教和尚賢、養士三者，同樣有其不可分離的歷史關係。尚賢、養士，實大同小異。既已尚賢、養士，則民教之已經存在、發達，不問可知。民教已經存在、發達，則自然會有人在那裏尚賢、養士。至於考選、則是尚賢的另一面，也可以說是以尚賢爲主義的一種制度，它和民教，一樣有密切關係，二者之間，必須兼備，不能偏廢，這在前面，我已經說過了。

叁、婦女教育

古代中國，唯貴族婦女的教育，有可徵考。貴族婦女足不出門，所以家有女師。女師，左傳作『姆』。襄三十年傳：『宋伯姬卒，待姆也』。杜解：『姆，女師』[231]。穀梁作『傅母』：『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232]。本自一事，左傳作『姆』，穀梁傳作『傅母』，可知傅母卽姆，也就是女師。

同上年公羊傳：『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何休解詁：『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233]。如公羊家說，是『傅母』當解作傅和母。孔穎達左傳疏：『鄭玄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何休云：選老大夫妻爲姆也。大夫之妻，當在夫室，安得從女而嫁也？若言既爲夫人，選大夫之妻爲之，則禮言，女未嫁而有姆，非至夫家始選也』[234]。

今案就伯姬一事而論，則姆、可以解作女師，因爲伯姬是跟她受教，習婦道的。鄭玄解作乳母，義甚狹。伯姬的姆，似乎不屬此種。古代貴族婦女，大都讀書、識字，是其必然有女師，也就是傅母。但何休說，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這沒有根據，孔穎達所駁是對的。

禮記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釋文：孫炎、王肅云：后王，君王也。疏：降德于衆兆民者，降，下也。德，教也）。……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方名，東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與六甲）。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一作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疏：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訓。學女事，以共衣服。……[235]。

這是說，古代不論平民、貴族，男孩、女孩，十歲以前，是在家庭裏面共同受教育。但這時的教育，除簡單的儀法禮則外，所學的不過是初步的計算、曆日和天幹，地支——甲子、乙丑等，所謂『六甲』。十歲以後，男的外出就學，始學書、計，從此一直向上深造。大抵貴族女子則此時仍在家繼續受教，包括女容、女工，以及讀書識字。內則所記，並沒有貴族女子讀書識字這一項目，然而事實上則是有的。只就春秋時代來說，自天子、諸侯以至一般貴族的婦女，見于左傳、國語，其中值得我們尊敬、稱道的，很是不少。春秋大事表有列女表，分上、中、下三品。上品是『節行』，共十二人。

衞莊姜、戴嬀、許穆夫人、紀叔姬、宋共姬、楚季芈（鍾建妻）、魯公父文伯母、晉趙衰妻、介之推母、郤缺妻、齊杞殖妻、莒紀彰婦人。

中品是『明哲』，共十一人：

楚鄧曼、秦穆姬、衞敬姜、晉季隗、姜氏（齊桓公女）、曹僖負羈妻、晉伯宗妻、叔向母、鄭徐吾犯之妹（子南妻）、齊辟司徒之妻、鄭燕姞（穆公母）。

案以上顧氏表所列的節行十二人，其中魯公父文伯母亦稱敬姜。她的智識水準很高，明識大體，淹通文籍，熟習朝章國故。就是孔子也爲之再三贊歎。中國歷史上不少名母，賢婦，要說到有典有則，言行可爲世法，敬姜應該是第一流人物了[236]。其次當推晉叔向母，事詳襄二十一年、昭二十八年左傳[237]。

在中國古代的婦女文學史上，第一位女文學家，自當推衞莊姜，她是衞莊公的夫人、齊僖公的姊妹。毛詩邶風燕燕篇，據小序說：『衞莊姜送歸妾也』；毛傳說：『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238]。案這是藉眼前景物而觸發其家國、身世之感，哀傷而眞摯的好詩。

同一國風中，尙有綠衣、日月、終風三篇，據小序和毛傳說，也都是莊姜的作品[239]。

許穆夫人是衞女，許穆公夫人。閔二年左傳說：『許穆夫人賦載馳』；杜解：『許穆夫人痛衞之亡……故作詩以言志也』。[240]毛詩鄘風載馳小序、說並同[241]。

宋桓公夫人——宋襄公母，亦是衞女，見閔二年左傳[242]。因爲她沒有事蹟可考，所以顧氏列女表裏頭沒有提到她。但是她也能作詩，衞風河廣篇小序說：『宋襄公母歸于衞，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毛傳說：『宋桓公夫人，衞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243]。

顧表下品『縱恣不度』的，共三十一人，又附二人。此三十一人中有魯穆姜，她是宣公的夫人。我們如果『不以人廢言』，論她的學問，比之敬姜，殆在伯仲之間。她解易有通識，事詳襄九年左傳[244]；能賦詩以拜大夫之勤辱，詳成九年左傳[245]。

春秋時代婦女，品德才能可以稱述的很多，一時無法詳備。以下我再從顧表中選出值得稱道的若干人，註明其出處，『這對于還有興趣作更進一步研究的讀者，也許比較方便些：

宋共姬　襄三十年左傳[246]；又公羊[247]、穀梁[248]二年傳。

楚季芈　定五年左傳[249]。

晉趙衰妻　僖二十四年左傳[250]。

介之推母　同上[251]。

郤缺妻　僖三十三年左傳[252]。

齊杞殖妻　襄二十三年左傳[253]。

楚鄧曼　桓十三年[254]、莊四年左傳[255]。

秦穆姬　僖十五年左傳[256]。

姜氏　(齊桓公女) 僖二十三年左傳[257]、國語晉語四[258]。

曹僖負羈妻　僖二十三年左傳[259]。

晉伯宗妻　成十五年左傳[260]、國語晉語五[261]。

上列諸婦女的言行，見之于舊籍的，有的雖止是一鱗半爪，然而已充分表現出她們的高貴品質，這也就足以證明她們的教育程度了。

據列女傳卷一母儀傳、則尚有齊女傅母 (衞莊姜的傅母) [262]；卷二賢明傳有齊桓衞姬[263]、楚莊樊姬[264]、柳下惠妻[265]、魯黔婁妻[266]、楚接輿妻[267]；卷三仁智傳有孫叔敖母[268]、衞靈公夫人[269]、齊靈仲子[270]、魯臧孫母[271]、晉范氏母 (荀獻子妻) [272]；卷四貞順傳有衞宣夫人[273]、齊孝孟姬[274]、息君夫人[275]、楚平伯嬴 (平王夫人) [276]、楚昭貞姜 (昭王夫人) [277]、楚白貞姬[278]；卷五節義傳有楚成鄭瞀[279]……，這些都可視爲春秋時婦女的代表人物。劉向是學魯詩兼韓詩的[280]，大約他作列女傳，根據的都是、魯、韓二家詩傳，其中不乏先秦故實和口授流傳之說。然而也不免駁雜，不甚純粹。但作爲廣見聞、參考異同的一種資料，是可以的。

古代平民婦女讀書識字的教育，雖然無可徵考，然而學習做人的教育，一般說來，則斷然是有的。前引內則說，后王降德教于衆兆民，不分別平民之與貴族，我想大體是可以相信的。孟子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81]。假如古代平民婦女都逸居無教，則我們中國、也就不成其爲文明古國了；那麼春秋時代，自然也不能例外了。

有一類婦女，他們的身份，介乎平民與貴族之間，那就是故國遺民和原是貴族、後來『降在皁隸』的家庭，他們的婦女，相信往往還能够保持其若干故家傳統，已有禮教的薰習，同時也有讀書識字的機會。這就是，她們的身份是平民的，然而她們的淵原、環境、教育，則是出于貴族的。例如列女傳中的魯黔婁妻(已前見)、齊晏子御妻[282]、楚接輿妻(已前見)、楚老萊妻[283]、楚於陵妻[284]、魯漆室女[285]、等，大抵可屬此類。這其間楚於陵妻和魯漆室女，都是戰國時人。然借此可證此類婦女，實在是無代無之。從這種故家舊族出身的士人乃至于商人，他們的文教素養，比之于新興國家的『暴發戶』，殆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我在前篇『貳』之『乙家庭與社會之間』，已經

說過。現在這裏說到他們的家庭，照樣也能產生有文教素養的婦女，我想這是合理的。

如此說來，春秋時代的平民婦女中，也並不是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知書、達義的賢明人物，不過她的身份、稍爲特殊一點就是了。

肆、學齡與課目

古人受教育的過程和所學課目，禮記內則說，不論男女，十歲以前，受的都是家庭教育，內容不過是簡單的做人的禮儀法則和一些常識[286]。十歲以後，則男——

> 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一作計，是）[287]。衣不帛襦袴。禮帥（率）初（注：遵習先日所爲也）。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疏：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疏：熊氏云，勺，籥也。……學此文舞也）。成童，舞象（注：成童，十五以上。疏：熊氏云，用干戈之小舞也），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遜）友視志（注：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288]。

漢書食貨志說：

> 是目聖王域民……設庠、序目教之……在壄（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庠。序目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秋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塾右（補注：官本作左塾是），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既入……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注：幼童皆當受業）。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注：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數也。補注：顧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書者，六書〔？〕。計者，九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補注：何焯曰，諸侯之國學爲少學，不敢僭天子之大學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少學，卽小學也）。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

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目射[289]。

案內則和食貨志所說，彼此之間，頗有出入。內則說出就外傅，由十至十四歲，這一期間，相當于食貨志的所謂小學，而課目則並不一致。內則說『成童』，注說是十五以上。食貨志說，十五入大學。大學課目，彼此亦不一樣。據周禮則有貴族的小學——國子；有貴族的庶子和鄉里子弟共同肄業的小學——鄉校[290]；有大學——成均。它的課目，拿來和內則、食貨志比較，亦互有詳略的不同。然無論如何，比較上可以看出層次、系統；大綱節目也約略具備。至于羣書異義，亦往往而有，因爲鉤考彙次，作表如下。

古代學齡、課目舊說比較表

內則		食貨志		周禮	
年齡 學校	課目	年齡 學校	課目	年齡 學校	課目
六。	數、方名。				
七。	（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幼童。 序室（左、右塾）。			
八。	始教之讓。	八。 小學。（大戴禮保傅：八歲，出就外舍[291]。白虎通辟雍：古者，八歲入學[292]。僖十年公羊傳何注：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293]。	六甲、五方、書、計、室家長幼之節。（同上大戴禮：學小藝、履小節。同上白虎通：學書、計。同上公羊傳注：業小道、履小節）。	八？ 鄉校[294]。	十二教：一、以祀禮教敬；二、以陽禮教讓；三、以陰禮教親；四、以樂禮教和；五、以儀辨等；六、以俗教安；七、以刑教中；八、以誓教恤；九、以度教節；十、以世事教能；十一、以賢制爵；十二、以庸制祿。鄉三物：一、六

					德，知（智）、仁、聖、義、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293]。 （禮記王制作『六禮』、『七教』。疏：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296]。
九。 （賈誼新書容經：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297]。	數日。 （同上賈誼新書：踈小節，業小道）。				
十。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禮記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298]。	書、記（當作計）、幼儀、諒、簡。				
十三。 （尚書大傳：公、卿、大夫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	樂、詩、舞勺。 （同上尚書大傳：見小節，踐小義）。			十三（？）[300]。國子學，即國學[301]。	三德：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 三行；孝行，以親父母；友行，

）[299]。					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302]。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303]。小舞[304]。
成童[305]。	舞象、學射、御。	十五。大學。（大戴禮保傅：束髮而就大學。盧注：束髮，謂成童[306]。白虎通辟雍：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307]。僖十年公羊傳何注：禮，諸侯之子，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308]。 大戴禮保傅盧注引尚書大傳：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十五年入小學[309]。 禮記王制正義引書傳略說	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同上大戴禮：學大藝，履大節。同上白虎通：學經籍。同上公羊傳注：業大道，履大節）。		

		：餘子，十五入小學）[310]。			
二十。	始學禮、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			十八？二十？[311]。國子（成均、大學）。	樂德：中、和、祗、庸、孝、友。 樂語：興、道（導）、諷、誦、言、語。 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312]。 舞羽、龠（吹）籥[313]。 六詩：風、賦、比、興、雅、頌[314]。 （禮記王制：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315]。又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316]。

以上所引，除內則、食貨志、周禮外，更有尚書大傳、書傳略說、大戴禮保傅、禮記曲禮、文王世子、王制、賈誼新書容經、春秋公羊傳何注、白虎通。這些書寫定的時代，有的較早，有的則甚晚。然而所著錄的，無疑都是先秦的舊義，遺說。他們的說法，或異，或同，亦或大同小異。這不能認爲是他們作僞、造託，而是他們所根據的資料，來源不同。一種制度，王朝儘管是如此頒行、提倡，然而天下之大，列國之

眾，各有各的歷史、環境，實行起來，其間隨時、隨地，斟酌損益，遷就、變通，諸如此類，相信一定會有的。就是在同一國度之中，而地有東西南北，人有貧賤富貴，資質有上中下等，亦無法求得其統一。所以他們的述說、紛紜其詞，毋寧認爲是當然的，無須置疑的。孫詒讓說：『衆說乖異，未能肊定，要王侯之子，始就傅卽入小學，自宜較早；公卿以下之子，必先教於家塾、而後入小學，自宜較遲，此則揆之理而可信者耳』[317]。案孫氏所指出的，止是道理的一部分而已。尙有很多原因，孫氏沒有指出，這是顯然的。

他們資料的來原已不單純，因此在這裏頭，我要指出那一種制度是屬于春秋時代，這是很困難的。不過，他們的課目，概括起來，不外乎：(一)德行；(二)道藝[318]兩類。小學課目，像內則的所謂讓，食貨志的室家長幼之節；大司徒的十二教；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節，以世事教能，以賢制爵，以庸(功)制祿；六德：知(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王制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師氏的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順行；大學課目，像大司樂的樂德：中、和、祗、庸、孝、友，這是第一類——德行。

小學課目，像內則的數、方名、數日、諒、簡、樂、詩、舞勺；朝廷君臣之禮；食貨志的六甲、五方、書、計；保氏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六儀：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樂師的小舞；王制的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大學，像內則的舞象、射、御；食貨志的樂；辟雍的經籍；大司樂的樂語：興、道(導)、諷、誦、言、語；籥師的舞羽、龡(吹)籥；大師的六詩：風、賦、比、興、雅、頌；王制的禮、樂、詩、書；文王世子的干、戈、羽、籥、誦、弦、禮、書，這是第二類——道藝。

以上無論屬何一類，相信春秋時代的教育，大體說來，也都是必修的——當然只是說大體，因爲方國不同，政教文質亦不能一律；卽同一國家，以朝代先後之不同，舊章前典，或因或革，都無一定。教育的項目，自也不能例外。雖然如此，而主要的教育宗旨——德行、道藝——則是不會有所變更的。僖二七年左傳：晉文公『謀元帥，

趙衰曰：郤穀(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民未知信……民未知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319]；又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卽位于朝……使……荀家、荀會……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訓諸御知義……程鄭爲乘馬御……使訓羣騶知禮』[320]。案士渥濁，卽士貞子。晉語七：『君(悼公)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大傅』[321]。此與上引左傳『使士渥濁爲大傅』的話，可互參。晉國德行、道藝教育的綱領，從這裏也就可以看出一個大概來了。在前篇壹之『甲、職官』，我曾經提到楚大夫申叔時所說的教導莊王太子的課目，其中有春秋、世繫、詩、禮、令、美語、故志、訓典、忠、信、義、孝、事、仁、文、武、罰、賞……[322]。這更詳悉了。

復次古代的教育，課目雖甚紛繁，概括說來，不外德行、道藝，這一點，我已經說明。現在，我更要進一步說，德行道藝說的根源，在于經籍。前引趙衰對答晉文公說：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323]。本來，詩、書、禮、樂、照古人傳統的分類，它是道藝一類的。而趙衰的所謂『德義』，卽是德行。可見詩、書、禮、樂的本質是道藝，而同時又是德行準則的根據所在。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324]。孔子這裏說的『溫柔敦厚』、『廣博易良』、『恭儉莊敬』，是德行；『疏通知遠』、『屬辭比事』，是道藝。經籍是德行、道藝根源，這裏說得尤其明白。春秋時代，以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爲課本的道理，就在這裏了。不過這所謂春秋，並不是指我們現在所讀的魯春秋。春秋本是古代史書的通名，所以墨子明鬼篇下所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說：『吾見百國春秋』[325]。案國語晉語七，悼公以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使傅太子彪[326]；前引楚申叔時爲莊王太子所擬的課目，其中也有春秋；更證以經解所引孔子的話，足見春秋時代，至少魯、晉、楚的教育課目，其中是有春秋的。周禮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鄭注：『教之者，使識舊事也。「中」，中

禮者也；「失」，失禮者也。故書「中」爲「得」。杜子春云：「當爲得。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孫詒讓正義：『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此杜所本。詩商頌玄鳥孔疏引鄭禘祫志云：「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此從今書作「中失」，而義與杜同』[327]。從這裏看來，春秋這課，就周禮來說，也是有的。至于『易教』，考宣十二年左傳：『(晉)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328]；又昭十二年傳，魯子服惠伯告訴南蒯說：『吾嘗學此(卜筮)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忠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329]。案晉大夫知莊子、魯大夫子服惠伯，他們都不是史、卜，而都能懂得易義，即此已可見春秋時代、至少魯、晉兩國是有易教的。孔門教料也有易。孔子傳易給商瞿，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330]。這樣說來，經解『易教』的話，也不是無中生有的。而前引趙衰推薦郤穀的話有說：『說(悅)禮、樂、而敦詩、書』。竹添氏左傳會箋因更進一步說：『晉語，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可見古之學即詩、書、禮、樂也』[331]。以詩、書、禮、樂即是古學的全部，竹添這話，顯然是不可信的[332]。古人行文、說話，常常有繁、有省。比如名的避諱，曲禮說：『詩、書不諱』[333]。其實則羣經也都不諱，何但詩、書？又如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疏：『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334]。孔子誦讀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藝，也都定用雅言(正言)，邢說一點不錯。以此等處爲比，則可知古人說教、學，有時只舉詩、書、禮、樂而不及易與春秋，這也只是他們一時行文、說話的方便，我們不要看得太拘滯了。不過那時的易、書、詩、禮，和我們現在所讀的易、書、詩、禮，編次、內容，不盡相同，這也是不用說的。

春秋時代的教育，以經籍爲主要的教材、課目，這並不限于男性，高等的婦女，亦是同樣，比如魯宣公夫人穆姜，能解易，兼能賦詩；魯敬姜的見識、辭義，沒有一事不是從經典中出的；此外如衞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並能作詩，也可見其深于詩教[335]。

以經籍教的，不限中國，就是在四夷，也不無可考。如秦，以中國自居，而『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治』[336]。古人政、教相通，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治，亦卽所以爲教。如姜戎，襄十四年向之會，范宣子將執戎子駒支，不使參與，戎子賦小雅青蠅而退[337]。可見姜戎雖異種，而他的公族亦是以經籍教的——至少是有詩教的。荆楚的教育課目，完全是華夏傳統的一套，這在下面我還要說到。

古代教育的課目，雖『德行』『道藝』相提並論，然二者之間，德行更重于道藝。周禮地官鄉大夫：『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338]；又州長：『以考其德行、道藝』[339]；又黨正：『而書其德行、道藝』[340]；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341]；論語述而：『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342]；這一類詞句，都是把德行作爲首列，可證。論語先進：『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343]。這四科，言語、政事、文學、都是道藝。四科中第一是『德行』，其次是『道藝』，相信孔門的教育，就是傳統的教育，也就是適合于時代的教育。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344]。明德、新民，止於至善，這全是德行範圍內的事項，孔門記述以此爲大學的第一綱領，德行、道藝的先後，這就更明白了。

德行在先，道藝爲下，這是古代中國教育的一大特色。

還有一事值得注意的，國語晉語四：

>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蒢不可使俯（韋解〔下同〕：蘧蒢，直者，謂疾），戚施不可使仰（戚施，瘁者），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能抗援），矇瞍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贊，導也），則濟可竢。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蒢至童昏）。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材，古裁字），戚施直（值）鎛（直擊鎛。鎛，鐘也），蘧蒢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不能俯，故使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秘。緣之以爲戲），矇瞍修聲

（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聾聵司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用之者也（能質，性能）。若川然，有原（源）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開利，迎之以浦，而後大）[345]。

胥臣這譬喻，是一篇很透徹的教育原理。如說不能仰的人使擊鐘，不能俯的使戴磬，無目的人使習音樂等等，即是所謂『因材施教』；說因其能質——性能而利導之，就會像有源的河川，因浦水通滙而後，更加洪大，這就是現代教育術語所謂『發展個性』。這類理論，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固然是卑之無甚高論，不見得什麼新穎可喜。但在二千五百多年以前的胥臣，能够體會出這一番道理，這就值得我們替他大書特書了。

前引周禮保氏數國子，其中有『六書』，鄭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346]。漢書藝文志小學家作『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347]。說文解字敍作『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348]。辭雖稍異，而意義則完全相同。把保氏的六書解作『造字之本』的六書，從來解經的沒有懷疑過。惟近人張政烺著六書古義[349]，解爲六甲，即六旬。其方法，以十干配十二支，其小公倍數爲六十，凡排天干六次，地支五次，而後一周，故六旬有六甲，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是。『六甲與陰陽五行相表裏，爲一切「迷忌」之基本，在古人爲一極重要之知識，自日常生活之吉凶趨避，以至學習九流兵書、術數、方技之學，莫不需此。是以小學首學習之，其淵源甚古，歷漢至唐、猶未衰歇』。張文引證淹博而詳明，殆可爲定論。案所謂造字之本的六書，義例艱深，扞格不可通的地方也不是沒有，這是很專門的一種學問。如漢書藝文志、說文解字敍的說法，古代的學童八歲入小學，保氏就教給他這門學問，這是絕不可能的。就如孫詒讓所考，這時入小學的國子是十三歲，他們的智能，也還是沒有達到這個水準。入大學（成均）的年齡，一說十八，一說二十。這就是說，十八歲、或二十歲以下是小學時期。實際說來，整個小學時期，不論是哪年，教以造字的六書，也都是不合適的。因此，我認爲張氏把這『六書』解作『六甲』，是平正近理的。在古代中國的教育史上，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爭論，所以我把它附記在這裏。

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同時又有所謂『九數』，鄭注：『九數，方田、粟米、差

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孫詒讓正義：『九章算術云，方田以御田疇界域；粟米以御交質變易；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少廣以御積冪方圓；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盈不足以御隱雜互見；方程以御錯糅正負；句股以御高深廣遠。……孔廣森云：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爲旁，偃觀之則爲底……』[350]。這數學也頗爲高深，其中包涵加減乘除、代數、三角，照現在的教育程度說來，相當于初中一至三年級的課程。張氏六書古義以崔寔四民月令的小學課目，『六甲』和『九九』並列，因說周禮保氏所教的六書、九數，六書已是六甲，則九數卽是九九。九九，就是現在國民小學一二年級所讀的一二得二至九九八十一的九九表，是一切數學的基本知識，所以作爲小學開始的課程。案張氏此說，亦甚合理，因並記。

伍、四夷華化教育的迹象

春秋時代，中國境內的民族，主要的是華夏。此外東西南北四邊、更有不少文化落後民族；而錯雜居住在中國本部的也有一部分。這類民族，舊文籍中或稱他們爲『四夷』[351]；或稱爲『蠻』、『戎』、『狄』。這些名號，本來不是他們原有的，是中國人給他們加上去的，所以稱呼很隨便，不能嚴格區分誰是『蠻』『夷』？誰是『戎』『狄』[352]？我這裏也統稱他們爲『四夷』；有時則亦稱『蠻、夷、戎、狄』，那止是爲行文方便，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可說。

四夷他們部族本身，相信原不會有像樣的文化教育。問題是，這類民族的統治階層，其中有不少是華人的血統。這些華人能够闢地分封，貴爲『蠻夷大長』，此其人，必然是有中國文化教養的優秀份子；而其統治，相信必然也會參酌中國的一套，『用夏變夷』，化民成俗，漸漸使他們所統治的落後部族『改土歸流』，成功爲中國本部的一員。因爲教養是文化的一面；文教落後的國家、民族，在優勝劣敗的公例上，注定是失敗的。這時候，文化落後的國家、民族，只有一條路，就是向文化先進的國家，民族學習。在中國歷史上，此例無數，比如東北的濊[353]，後漢書東夷濊傳說：

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南至樂浪。濊及沃沮、句

> 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織；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354]。

箕子以中國之文教教化濊人，這是一般統治落後部族所采取的正常方略。但落後部族自己沒有文教而接受統治者的文教，其結果，就是歸化、同化于高文化的國家、民族。一個高文化的國家、民族使落後的部族同化，其因由當然不止一端，但文教的功能，恐怕是最重要的了。禮記王制說：『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又說『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355]。國家草創，興學爲先。風俗與人地之所由適宜的，可以不必變易，而教不可以不脩，政不可以不齊一。此政、教，無疑卽憲章華夏明王的政、教。幾千年來，我華夏民族的政、教，戰勝了不少所謂、蠻、夷、戎、狄，而使之同化，此固爲吾人所習知之事；而我先民之此一措施，歷史上亦不乏迹象可求。至于箕子，只不過其中一例而已。史稱，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356]；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357]。案齊國本來是萊夷的舊居，所以管子說：『齊者，夷萊之國也』[358]；晏子列傳說：『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359]。魯國統治之下的族類，尤其複雜，定四年左傳說：『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360]。其所謂徐氏，當卽徐戎，亦卽徐夷部族之一。費誓序說『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361]，他們究竟不甚馴服，所以不免作亂。齊、魯初封的情況，大致是如此。然而靠太公、伯禽的政教效果，終于齊國成爲泱泱大國，魯國則成爲東方文物的中心。後人只欣賞到她們這絢爛的一面，而她們開闢之初，煞費苦心的經營，教養的曲折的歷程，很容易地就被忽略了。史籍上像這樣的事例，實在也太多了。

復次論到設教施化這一點，我想，此等所謂蠻、夷、戎、狄之君，如其是有中國文教素養的苗裔，那麼他們的臣屬輔佐，相信大抵也是中國人居多。比如秦漢間的南越，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頗有中國人相輔』；囂病將死，詐作詔書，使趙佗行南海尉事。佗孫胡，武帝建元四年爲南越王；胡薨，太子嬰齊代立；嬰齊薨，太子興代立。嬰齊薨後，王年少，其相呂嘉『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其居

國中甚重，越人信之』[362]。像這樣，一國的統治階層，由高至低，都是華裔，中國的文教傳播、施行和無形的影響，更容易有效，這也是不難想像到的。就是齊、魯的初始建國，也應該沒有例外的。

以下我要藉這機會來討究屬于春秋這一個時代。前面我說過，這一時代，四夷的統治者，其中不少是中國人。現在舉例說，如秦，顧頡剛敦稱他『秦夷』[363]；商君說：『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364]。然而他的始封君，則據說是『帝顓頊之苗裔』[365]。如楚，被稱爲『荆蠻』『楚蠻』；熊渠自己也說：『我，蠻夷也』[366]。而他的祖先季連，據說也是『出自帝顓頊高陽』[367]。如吳國，季文子說他是『蠻夷』[368]；世家也說：『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369]。而太伯和弟仲雍，固『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370]。又如越國，史記世家說他『文身斷髮』[371]，而他的始封君却是『禹之苗裔』[372]。

春秋時代，像這樣的例，委實不少。如：

莒，『蠻夷』[373]。始封君，少昊後茲與[374]；一說秦之分封，[375]；一說陸終第五子安之後[376]。姓，或以爲己[377]，或以爲嬴[378]，或以爲曹[379]。

邾，『蠻夷』[380]、『東夷』[381]。始封君，顓頊苗裔挾[382]。姓，曹[383]。

小邾，邾的分封[384]。

夷、舊說是妘姓，陸終後；又有姜姓夷，大抵是四嶽後[385]。

郯，『夷』[386]。少昊後[387]。姓，嬴[388]。

萊，『夷』[389]。殷後[390]。姓，子[391]。

徐，或以爲『戎』[392]，或以爲『夷』[393]。伯益後[394]。姓，或說嬴[395]，或說姬[396]。

舒庸，『東夷』[397]。皐陶後[398]。或曰少皐後[399]。姓，偃。或作嬴，古字通[400]。案左傳稱『羣舒』[401]，除舒庸外，尚有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龔[402]；祖、姓並同。

巢，據云是『羣舒之屬』[403]。一說是夏桀所封，姒姓[404]。

宗，祖、姓，據云並與羣舒同[405]。

偪陽，『夷』[406]。祝融孫求言後裔的別封[407]。姓，妘[408]。

淮夷，少昊後[409]。姓，嬴[410]；或說姬[411]。

根牟，『東夷』，傳說以爲高陽後，曹姓[412]。

茅，或謂卽茅戎之別支而居于東方者，而其始封君則是周公後[413]。

以上所指出的，都是歷史上所謂東夷。然而他們的祖、姓，却是屬于華夏系統的。不過這止是指統治者而言。至于所謂『夷』，則當是他們的部族。這些統治者之有文教，應該沒有問題。例如前引的吳，左傳說，她的國民是荆蠻，而太伯則『端委以治周禮』。左傳又說：『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正義：『既爲彼君，宜從彼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仲雍爲彼人主，不能用周人之禮，致中國之化，故文身斷髮……言其權時制宜，以避災害，非以爲禮也』[414]。案孔說仲雍從一時權宜，以避災害，甚是。文身斷髮的風俗，自有其宗教上的意義，不是急切間可改。如果據此就以爲仲雍已放棄其中國的教化，這是不可以的。唯其吳的祖先能保持中國的傳統，淵源有自，所以到春秋時代，如吳公子季札的高朗令終，閎覽博雅，就是中原士夫亦有所不及。

又如秦，固然商鞅譏誚過她是『戎翟之教』[415]，然而秦穆公告訴由余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治，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416]可見秦並沒有自外于中國；同時也就說明了秦國教育的全貌。

又如楚，但看申叔時對答楚莊王問傅太子箴的一段議論[417]，我們可以相信，他們的文教，純粹是屬中國傳統的。

又如越，國語越語說勾踐：

> 卑事夫差，官士三百人於吳（韋解：以人事吳：若臣豎然）。……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解：官、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其達士，絜其居（解：絜其館舍），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418]。
>
> 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對曰……事無閒，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419]。

世家：

> 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集解：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伐吳[420]。

案越王勾踐敗于夫差後，以范蠡治兵甲之事，以文種鎭撫百姓。范、文兩大夫都

是來自中國的知略湛深之士，越國因此休養、教訓、修明政治，卒以此滅吳。我們看到越語所謂『納官其子』；所謂國中的『達士』；『四方之士』；所謂『撫民、保教』；世家所謂『教士四萬』、『君子六千』，這些，無一不是華夏傳統教養的事例和成果。越國創建之初，本來是『披草萊而邑焉』，到春秋之末，則『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諸侯畢賀，號稱霸王』[421]。自此以後的越，再不是蠻夷，而是中國的一員了。其它如吳、如秦、楚，其受中國文化教養而進步而成功爲大國乃至主盟諸夏，其情形正同。『用夏變夷』的成效之大，這也算是很特出的事例了。

就東夷而論，他們的民族文化比較落後，這沒有問題。成八年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422]。這是莒國自認其爲陋。論語子罕說：『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423]。案九夷卽東夷。『九』是虛約的多數。東夷稱九夷，舊籍習見[424]。如論語或說，則是大多數東夷都是陋，不惟莒。但這也只是指其一般民衆而言；至其統治階級，應當別論。孔子稱許『節行超逸』的賢者有少連其人，見于論語微子[425]；又稱『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見于禮記雜記下[426]。可見東夷上層人物的華化程度之高，就是莒，雖說『辟陋』，然而有池、有城，究竟是一個國家，不同于過游牧、部落生活的種人，可以斷言。不但如此，晉侯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見于左傳[427]。一個國家能制造彝器，爲列國所寶，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個國家是文化相當高度的國家。傳世的銅器有所謂鼄侯敦，鼄侯少子乍皇妣居君中妃段、鼄鼎，鼄、鼄，王國維、徐中舒、楊樹達諸氏並讀作莒。由這些莒國的文物制作看來，它的文化，實與中夏的文化，一般無二。鼄鼎且有『鼄大史申』[423]（附圖壹），則更可決其有淵源甚舊之中國文化傳統。

又如邾，他們國君的名字，如邾子克字儀父[429]；謚，如文公、宣公、莊公[430]等；銅器制作如邾公鈺鐘（附圖貳）、邾公牼鐘、邾伯御戎鼎、邾伯鬲等[431]，都是中國的傳統。

又如郯，昭十七年左傳說：

>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

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432]。

中國的典籍，官方已經散失的，而郯子知道的還不少，連博通多聞的孔子都要向他請教，此其中國傳統如何之深遠濃厚，也就更可想而知了。

又如萊，其君有共公浮柔，見襄六年左傳[433]。共公，就是恭公，謚號。萊，字亦作𡈽，傳世的銅器有萊伯鼎（附圖叁）；又或作倃，有倃觶[434]，這亦是中國傳統。他們的禮、教，從下文引檀弓篇文，亦可見一斑。

又如徐，在殷商時，他曾經做過侯伯——盟主[435]；及曾稱王。禮記檀弓下：

>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注：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君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436]。

這裏說，徐駒王用兵西侵，到達黃河；後漢書東夷傳說：徐夷盛時，『僭號，乃率九夷目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竹書』：『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及內（入）伐洹、昜、參、泉、𡈽、敏、陽、洛』。這類記錄，大概是指一回事。徐戎、淮夷，國土相鄰近。歷史上淮夷、徐戎，往往相提並論，大約他們關係很密切，行動也頗一致，所以或以爲淮、或以爲徐，各據所聞見，不必是誰的錯誤。徐國之稱王，傳世的銅器銘有鄀王鼎、鄀王義楚𣪘（附圖肆）、鄀王𣪘、沇兒鐘等；稱伯有徐伯彝，可以爲證。從徐國的稱號、國勢、彝器的制作看來，徐國的華化的程度，必定是很可觀，是沒有問題的[437]。

又如淮夷，他的傳世文物有淮白乍𠂤華鼎[438]（附圖伍）。

以上是說，東夷，雖其名爲夷，而其統治階層的血統，却是中國的。他們和中國一樣，也有文化，而且有許多地方，比較中國並無遜色。已有文化，同時亦必有教育，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西方、北方的所謂夷，亦有同樣的情形。拿西方來說，如巴，世稱『巴夷』、巴

蠻。而他們的統治者是姬姓，據傳說，是周武王的支庶。又有嬴姓和子姓的傳說。據前說，是和秦國同姓；據後說，是與商同姓；此外又有出于太皞、爲風姓一說。大概他們部落相當複雜，種姓所以也不止一個[439]。

又如大戎，姬姓，出自唐叔，是晉文公母狐姬的外家[440]。大戎之別曰小戎，是晉惠公夷吾母的外家[441]。

又如驪戎，是周的同姓國——姬姓[442]。

又如姜戎，襄十四年左傳說：

>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汝)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逐我諸戎，惠公……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賜我南鄙之田……豈敢離逿？……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晉焉。賦青蠅而退（杜解：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443]。

從這裏，我們知道，姜戎的『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言語』也『不通』。然而他們統治者則是四嶽之後，受過『詩教』；會盟大國，能够『專對』[444]。

又如白狄，或說他們隗姓，一說釐姓，一說嬛姓，又一說姬姓。據說、嬛姓、姬姓，都是黃帝之後。可能他們的部族相當複雜，所以不限于一姓[445]。白狄與晉是婚姻之國[446]，狄女叔隗是趙衰妻；季隗是晉公子重耳的夫人。和周室亦有婚姻關係，周襄王后就叫狄后隗氏[447]。晉國和白狄關係很密切，公子重耳因驪姬之亂，逃奔白狄，曾在那裏住了一年，兩國通婚，即在此時。僖二四年左傳：

> 狄人歸季隗于晉(文公)，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杜解：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衰)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448]。

趙盾的母親是狄女。趙盾生下來，一直就留住狄國。他回晉國時，大約是二十歲左右[449]。回到國內，卽以才稱而爲趙卿嫡子，可見他留居白狄的時候，必然曾經受過教育。趙衰素以有文辭見稱[450]，若說趙盾沒有受過教育，便得被立爲嫡子，這是不可思議的一回事。趙盾居白狄可以受到教育，我們也可以意識到，白狄的貴族，必然也有相當的文化和教育。

又如潞氏，或說是赤狄，隗姓；或說陸終子求言後妘姓；或說四嶽後姜姓；或說帝嚳後姬姓[451]。

又如戎蠻，或說是允姓，或說羋姓。前者，或說禱杌後，或說少昊後；後者，與楚同祖[452]。哀四年左傳：

> 楚人……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晉)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453]。

戎蠻有君，爵號子；其官可知的有五大夫(453乙)。其居有城，生產有農業，行事有卜，所以晉士蔑卽以此誘其君而執之。我想這戎蠻的華化，大約也相當可觀。

又如邽戎[454]，或說是舜後嬀姓[455]；一說炎帝後姜姓[456]。

又如冀戎[457]，據云炎帝後，姜姓[458]；大荔之戎與翟獳之戎並同[459]。

再說北夷如孤竹，是所謂九夷之一[460]，據說是炎帝後，姜姓；一說姓墨胎，一說姓墨。史記伯夷列傳：

>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余悲伯夷之意……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461]。

像伯夷、叔齊那樣志行高潔、嚮慕華夏仁義道德的人而出身于孤竹[462]，我們相信，孤竹的統治階層，一定是有其良好的文教素養的。

又如厎慆，或以爲白狄別種，或云子姓，或云姬姓，今未詳[463]。但他的統治者之華化，却是不無迹象可求。呂氏春秋權勳：

中山之國有厎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厎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君曰……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衞七日，而厎繇亡[464]。

看樣子，赤章是厎繇的重臣，完全是華人，所以他的諫詞，引經據典；而棄官遠身，也仍然回到中國。至若厎繇的國君，雖其種姓未可知，然而他能用有學問的華人爲輔佐，可見其人亦必傾向中華文化。

又如無終，舊說是山戎之別，周景王子所徙封。一說偃姓，則當是皐陶的後裔[465]。

又如肥，一說是白狄之別，子姓；一說姬姓[466]。

又如鼓，一說是白狄之別，祁姓；一說姬姓[467]。國語晉語：

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不受。……令吏軍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中行伯既克，以鼓子苑支來（韋解：苑支，鼓子、鳶鞮也……昭二十二年，荀吳襲鼓，滅之，以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韋解：君，謂涉佗）。爾心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韋解：言委贄於君，書名於册，示必死也），古之法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穆子……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468]。

這裏可注意的是：（一）鼓狄有城築，不是游牧民族；（二）晉已滅鼓，而卽以其大夫涉佗爲鼓君，因此我想，其他蠻、夷、戎、狄君之爲華夏姓氏者，推溯其原始，可能不少是屬於此類；（三）鼓相夙沙釐辭甚文，當是華夏士人。其官人如此，則其傾向華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又如鮮虞（中山），舊說以爲白狄別種，而其君則或說是子姓，一說姬姓。如前說，是殷商的同姓；如後說，則是周的同姓[469]。

以上約略舉例，計有東夷、西夷、南夷、北夷。此等落後民族，大部分已先後同化中國；其中以東夷、南夷、尤爲顯著。大抵東南地區、華、夷雜處，諸侯的封建，星羅棋布，弱肉強食，此爭彼奪，如果不發奮圖強，便是自取滅亡。而另一方面，東南地區的民人，大抵是有比較固定的居處，亦即是有城、邑、聚落；生產以農作爲主。諸如此類的條件，可以說是華夏文教容易傳播、生長的好地方。禮記王制說：『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470]。這用來瞭解古代東夷、南夷的歷史、環境和他們的華化成功之所以如此順利，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復次，秦、漢之所以能統一，統一以後，東夷、南夷的問題，歷史上已不復存在，無疑華化工作，此時已經完成。而此一華化工作，主要的，當然就是華夏文教傳播和浸潤的工作；負擔起這工作責任的，當然就是這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他們的成績、他們的史迹，是值得表彰的。所以我們說春秋時代的教育而不附帶研討四夷的文教，這種教育史是偏廢的，不完全的；同時也對不起我們這班負責文教拓荒的先民。我認爲，這是不應該的。

北、西、中原地區的夷和中國的分合情形，後漢書西羌傳綜合著說：

>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目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目西有蠻氏之戎。……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允姓戎遷於渭汭。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461B.C.），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幷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471]。

案春秋時代，西、北夷和由西方遷入中原地區的夷，最爲中國禍患。孔子說『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這就是爲西、北夷禍而發的。然而自晉獻公以後一直到戰國初期，這些戎夷，次第歸于滅亡；一部分則逃遁到現在的陝、甘交界。實在說，所謂把戎夷滅亡，只不過是摧毀他們國家一類的機構，並不是把他們的人民都殺絕。而所謂『自是中國無戎寇』，也只是他們漸漸就都歸化了，同化了。在前頭，我已經指出，西、北夷之中，其統治階層，也很不少是華夏的苗裔，這些人，繼承的都是中國傳統的文教素養，而其統治，必然也脫不了中國文教的成分。如此說來，這些西、北夷，至少從東周以來直至戰國初期，其所住環境、以及其所沐浴薰染的教化，多半都是中國式的，他們有的已經同于西南夷之所謂『熟苗』，有的則或者尚在『生』『熟』之間，怪不得，一旦亡國之後，很順利的完全服屬中國，更從而成爲中國民族的一員了。

說到四夷的祖先，很多都是中國名人之後，都是『遙遙華胄』，這其中，當然不一定都是可靠。不過也不妨分別看。如上面所舉例，其中很不少是有史實可以證明的。徒有其稱，而無史實可考的，當然也不是沒有。但是我們也提不出反證，證明其不然。而史實上，他們也終于華化了。像這一類國族的統治人物，而舊籍有其華裔、華姓的記載、傳說，我們是有理由引述，不可貿然加以抹煞的。換句話說：懷疑可以。而作爲參考的資料，也是必要的。即退一步，認爲其間不無若干確出依託，然即此亦可以反證此其種人素日之嚮慕中國，以得託于神明苗裔爲榮，而不甘自居賤種之列。這一來，我們固然不免以假當眞，而這些託說的人、則也可以說是雖僞猶眞了。

也許又有人要問：匈奴，據史記本傳，其先祖亦是『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472]。他的名號，逸周書王會篇[473]，篇後附載的伊尹朝獻[474]和山海經海內南經[475]。都已經出現；那麼至遲至戰國時候，他已經與中國有了交通關係；加上他的統治者又是華夏的後裔，但何以他一直沒有接受華化，兩漢以後，仍大爲中國邊患，而不能成爲大中國本部的一員？我想，這是個特殊史例。史記說：

> 匈奴……居于北鄙，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獸；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毋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則

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不知禮義[476]。

匈奴是游牧民族，流動性太大。他們的生活、習慣，自然一切趨向簡易、輕便。而我們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由此而形成的安居樂業、繁文縟節的禮教、文物，這對于他們，都是用不着的，也就是不適合的。因此想把他們華化，是不可能的。前頭我指出的所謂四夷，就大不相同，他們有的是一國之中、華、夷雜處；有的是與華夏國家爲鄰，此疆彼界，犬牙交錯；接觸的機會多，競爭亦烈。換言之，他們自己生活環境是中國式的，他們所濡染、嚮慕的文教也是中國的，所以他們的華化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

匈奴華化的迹象，當然也不能說絕對沒有。例如史記匈奴傳：『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477]。案周禮夏官司士：

>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
>
> 孫詒讓正義：『黃以周云，鄭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周之列位皆尚左，不尚右。周公大師，居左；召公大保，居右；內史，中大夫，居左；大史，下大夫，居右。其顯證也。鄭又注特牲禮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君出路門，南鄉、面朝，是鄉外也。王族故士、虎士居門右，大僕、大右尊，而居門左，是鄉外之位尚左也[478]。

華夏舊禮俗，生人位以左爲長，今匈奴亦然，頗疑其是受華夏影響[479]。

同上匈奴傳又說：『日上戊己』。漢書匈奴傳同。補注：

> 錢大昭曰：以戊己日爲吉也。周壽昌曰：上、尚字同。戊己在天幹居五六，匈奴似亦取天地中合之義[480]。

案此五行思想，無疑是傳自華夏。史記匈奴傳又說：『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騧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索隱：『案詩傳云：赤黃曰騂』[481]。這種以白青黑赤配西東北南的把戲，其爲華夏陰陽五行的思想，更是不問可知的了。不過這一點點的華化，也太微不足道了。

史記匈奴傳又說：

> 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

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4·2]。

單于有意于『變俗好漢物』，而中行說從中作梗，可見匈奴華化遇到了障礙。不過這只是漢以後的事情。漢以前，中國之與匈奴接觸，也還有數百年長期的歷史，何以也都不能够使其從化？他們生活，他們的環境，足以決定他們的一切，這是不用置疑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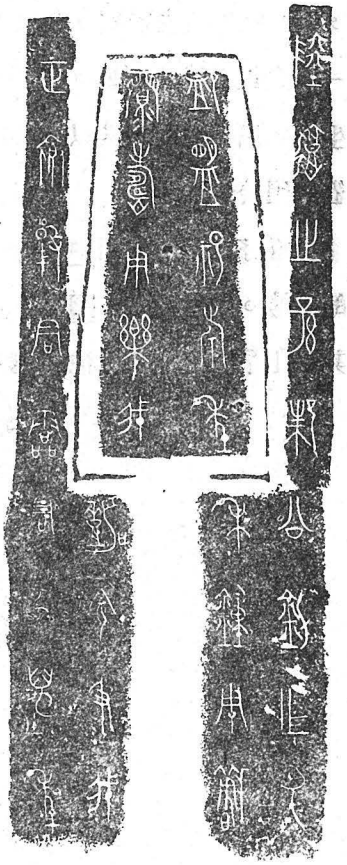
附　圖

鼎　簋　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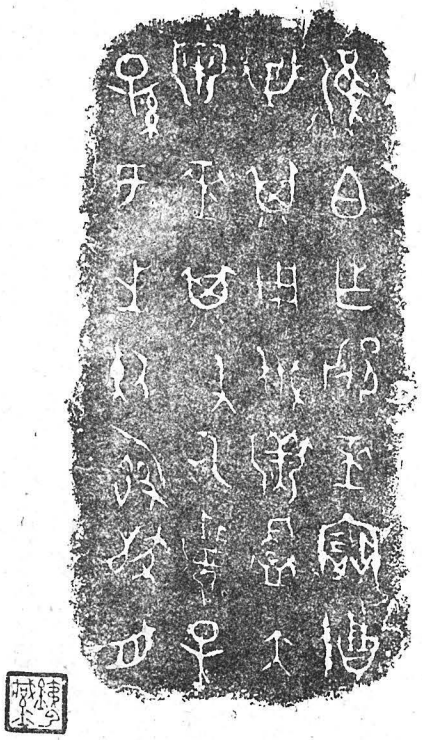
據小校經閣金文一·三〇輯錄

鐘鈁公邻　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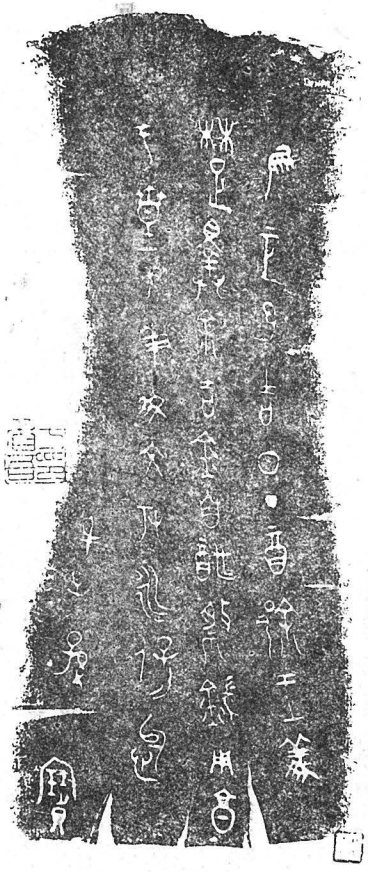
據小校經閣金文三·七〇輯錄

圖伍　淮伯作嗣華鼎



據小校經閣金文三・三輯錄

圖肆　邾王義楚耑



據三代吉金文存一四・五五輯錄

圖叁　萊伯鼎



據三代吉金文存四九・二輯錄

附　註

1 卷第六、葉一。

2 管子小匡篇（卷八、葉十五下）參呂氏春秋學難篇（卷十九、葉三十）。

3 同上管子。『城父』，文十一年左傳作『成父』。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作『公子城父』『爲大司馬』。

4 史記管晏列傳（卷六二、葉二）。

5 說苑尊賢篇（卷八、葉五下）。

6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卷四六、葉四下）。

7 襄二十六年左傳（襄五第十八、葉十下）

8 史記李斯傳諫逐客書（卷八七、葉六）。

9 哀十七年左傳（哀下第三十、葉二二上）。

10 僖二六年左傳（僖中第六、葉四二下）。

11 襄二七年左傳（襄五第十八葉二八上）。

12 昭十一年左傳（昭三第二二、葉二二上）。

13 哀十七年左傳（哀下第三十、葉二二上）。

14 成十六年左傳（成下第十三、葉二四下）。

15 史記越世家（卷四一、葉五）。

16 成十一年左傳（成下十三、葉一下）。

17 並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卷六七葉一二、二七、四十）。

18 史記孔子世家（卷四七、葉二六）。定元年左傳作司寇。今案孔子爲魯卿相，固可以稱『大』，可參全祖望經史答問論語類、左暄三餘偶筆三相條、馮景解春集文鈔補遺二、二五（叢書集成初編本）。

19 成十六年左傳（成下第十三、葉三四上）。

20 哀十一年左傳（杜解哀上第二九、葉四一上）。

21 呂氏春秋分職篇（卷二五、葉十下）。

22 論語子路第十三（卷十三、葉一至二）參史記孔子世家（卷四七、葉三六）。

23 說苑尊賢篇（卷八、葉十六）。

24 孟子萬章篇（注疏本卷九下、葉九上）。

25 哀七年左傳（哀上第二九、葉二九下）

26 晉太師見文六年左傳（文上第八、葉二二下）；楚太師見文元左傳（文上第八、葉五下）；蔡太師見襄二六年左傳（襄五第十八、葉九下）。

27 周師見莊十九年左傳（莊公第三、葉三二上）；楚師見昭十九年左傳。傳說：楚子『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昭五第二四、葉六下）。案以師與少師相對爲文，可知師即太師省稱。

28 衞少師見襄二七年左傳（襄五第十八、葉十八下）；隨少師見桓六年左傳（桓公第二、葉二五上）；楚少師已前見。

29 文六年左傳（文上第八、葉二二下）。

30 魯事見閔二年左傳（閔公第四、葉七下）；晉傳見僖四年左傳（僖上第五、葉十三下）。案襄十九年左傳：『使高厚傅太子，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襄三第十六、葉十六下）。傅與少傅相對成文，足知傅卽太傅。

31 齊少傅，已前見。

32 成九年左傳（成上第二、葉四二下）。又襄十四年傳，師曠告晉悼公：『天生民而立之君……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襄三十年左傳，季武子曰：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襄六第十九、葉十八上）。案師曠和武子這話，好像泛設、虛擬。然晉卿趙氏家亦置師保（詳後），則晉公室有師且有保、應無可懷疑。

33 國語晉語（卷十五、葉四下）；兪樾羣經平議卷二三、葉十一下至十二上。

34 周禮正義卷二五、葉二八上。

35 尚義君奭篇。 疏：『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卷十六、葉十七下）。

36 文上第八、葉二二。

37 卷十三、葉二下。

38 卷二七、葉一上至二上。

39 已見上註三二。

40 襄二第十五、葉三二上。

41 同前注三三引文。

42 葉六八八。

43 『卿、大夫』對文，則卿與大夫有別。散文則卿亦可稱大夫。 經典習見。

44 詳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六、葉一。

45 同上葉。

46 卷七、葉十八上。

47 卷十三、葉一下。

48 周禮正義卷二五、葉三三下至三四上。

49 詳周禮注疏卷十四、葉二下至四上。

50 襄十四年左傳：『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世胙大師』（襄二第十五、葉三六上）；史記齊世家：太公『爲文、武師（卷三二、葉五）；尚書君奭篇書序；成王幼，『周公爲師』（卷十六，葉十七下）。

51 大戴禮保傅篇：成王幼，『周公爲太傅』（卷七百、葉一下）。

52 史記魯世家（卷三三、葉十一）。大戴禮書序同上篇。

53 並詳卷一百、葉一下至三上。

54 襄二第十五、葉三二上。

55 同上葉三四下。

56 衞侯『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請爲之』，並見襄十四年左傳（襄二第十五、葉三十下）；又晉有師服、師曠，並詳後。

57 卷四二，葉一至十九上。

58 桓二年左傳（桓公第二、葉十四）。

59 襄十四年左傳（襄二第十五、葉三四上至三五下）。

60 襄二六年左傳（襄五第十八、葉二下三至上）。

61 昭八年左傳（昭三第二二、葉二上）。

62 逸周書太子晉篇，師曠自稱瞑臣（葉二二五）。

63 周禮正義卷四四，葉一上。

64 周禮正義卷四二、葉一。

65 此一問題，留在下面討論。

66 滕文公上（焦循正義卷一一二六、葉二十下）。

67 孟子正義滕文公上（卷一一二六、葉二二下）。

68 同上，葉二二下至二三上。

69 注疏本卷三一、葉十五下至十六上。

70 古今釋疑胖雍泮宮非學名篇。卷八、葉四三至四五。

71 孫詒讓周禮正義論天子五學（卷四二、葉四上至十二下）、王夢鷗禮記王制篇校記（孔孟學報九期葉一三五至一四二），世可參考。

72 孟子梁惠王上（卷一一一八、葉一九至二〇上）。

73 史記儒林列傳（卷一二一）。

74 襄六第十九、葉三四。

75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疏：『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 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 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 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入學。 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卷三六、 葉三至四）。 『餘子』，公、卿、大夫的庶子。 這裏說黨的庠、術(遂)的序，其中有餘子。 而周禮則黨庠、遂序中有鄉人子弟（參大司徒鄉大夫、遂大夫條注和孫詒讓正義），可見鄉、遂學校中有平民子弟，亦有貴族子弟。周禮大司徒賈疏也說：『以其鄉立庠，州、黨及遂皆立序，致仕賢者，使教鄉閭子弟』（注疏本卷十、葉二一下）。

76 卷六、葉三上。

77 卷八、葉十下。

78 卷十一、葉十上。

79 古代于城內亦置鄉，不但郊野。 周禮大司徒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其範圍，已云『國中』，又云『野』（孫氏正義卷二一、葉二五下至二六上）。 『國中』，即是都城（首都，古人簡稱曰『國』，詳釐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句杜解；呂氏春秋明理篇『有螟集其國』句高注）。都城與在野之鄉的政教，並鄉大夫所掌，可知都城中亦置鄉。孫氏正義說：『六鄉之民，分屬四郊，不居國中』（同上葉一下）。案孫說不然。 古代都城中，官府人員所居，有特定區地，此可能。 若說平民不能居處城中，殆誤。呂氏春秋孟夏紀：『命農夫勉作，無伏于都』。 訓解：『伏，藏。都，國』；

又上農篇：『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 訓解：『當啓蟄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 。 孟春紀曰「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故農民不見于國也』。 案呂氏所據，當是古義。農民亦可處國都，則其他平民，也就可知了。城中已有居民，則宜有鄰里，自然也就有鄉了。

80 注疏本卷十二、葉一上。

81 齊語注。 同上本卷六、葉四下。

82 卷六、葉七下。

83 同上。

84 襄六第十九、葉二五。

85 卷四之四、五下。

86 一說是桓公子武公。 參陳槃增訂專刊本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以下簡稱春秋表譔異）柒鄭『都』（册一、葉六八下至六九上）。

87 詳同上文。

88 毛詩四之四、六上。

89 閔公第四、葉十五下至十六上。

90 卷六、葉六下。

91 正義本卷二一、葉三二下。

92 僖下第七、葉四。

93 繪齋述林沈丹曾東遊日記跋（卷六、葉四）。

94 卷十三、葉一至二。

95 左傳（哀上卷二九、葉九下）。

96 卷十四、葉十一上。

97 卷一二九、葉十二。

98 注疏本卷二、葉六下至七上。

99 册一九二、卷七〇八、葉五上。

100 册一九二、卷七〇六、葉三下。

101 翦園日札六、三九五鄉官鄉吏之治條。

102 周禮正義序（葉一下至二下）。

103 注疏本卷十、葉二一至三十。

104 同上本十一、十三至十二、十一。

105 詳周禮地官大司徒遂大夫『三歲大比』句孫氏正義（卷二九、葉三九至四十）。

106 卷三六、葉一上。

107 同上卷、葉三上。

108 注疏本十二、一至四。

109 卷六、葉二下。

110 同上本四八、十八上。

111 昭四第二三、葉三六上。

112 正義本卷二二、葉二上；又葉十一下。

113 卷六一、葉十三上。

114 卷二四上、葉四下。

115 焦氏正義本卷一一一八、葉一九下至二〇上。

116 參上壹貴族教育甲學校條。

117 『野處而不暱』，韋昭解：『暱，近也』。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注：『農人之子，質樸而野，不爲姦匿』。案管子注可從。

118 卷六、二下至三上。 管子小匡篇詳略稍有不同，可互參。

119 同上國語卷六、葉四下至六上。

120 卷四六、葉三一。

121 參同上世家正義。

122 卷三二、葉六一。

123 志八下二葉六二。

124 僖三三年左傳稱弦高（僖下第七，葉三五），而據呂氏春秋悔過篇，則弦高外，還有奚施：淮南人間篇作蹇佗，不知是否一人。

125 淮南子人間篇：『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 弦高辭之曰……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 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 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卷十八、葉十六上）。

126 左傳成三年（成上第十二、葉二四下）。

127 昭四第二三、葉二八上至二九下。

128 卷十六、葉一上又六下。

129甲 卷四二、葉二至三。

129乙 甲骨學論叢五、參拙春秋表譔異（册一、葉六二至六六）。

130 參徐中舒殷周文化之蠡測（史語所集刊第二本、葉二七五）、陳槃春秋表譔異柒鄭『都』（册一 、 葉六四）。

131 卷十一、葉一上。

132 周東封與殷遺民（傅孟眞先生集册四中編下，葉二八至二九）。

133 昭七第二六、葉三二上。

134 昭元第二十、葉三二下。

135 周東封與殷遺民（同上本册四、葉二九）。

136 卷一、葉十三下。

137 韓非子五蠹：『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葉五八）。 案韓非這話，容易引起誤解。 『以吏爲師』是不錯的。 但官吏所教授的必然有『法』，同時也有『先王之語』。不過『書簡之文』不是人人都能具備，這自是事實。 韓非這話偏激，大有『愚民』的傾向。 後來他的門徒李斯奏禁『私學而相與非法教』，就公然見之實行了。

138 入鄉校受教育的，其中有若干是貴族的『餘子』，參上貳平民教育甲鄉校。

139 卷九、葉十六。

140 卷六、葉八。

141 卷十五、葉十六上。 又『申徒嘉兀者也，而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 子產爲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見莊子德充符。 （卷二、葉二四上）。 伯昏無人亦是從事私教的學者，但和壺丘子林、不知是否一人。

142 據公羊（卷二十、葉十五下）、穀梁春秋（卷十六、葉五上）。 史記孔子世家作二十二年（卷四七、葉七）。

143 卷第二十、葉一下。 尹文子大道下、說苑指武、家語始誅並同。 案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懷疑的人很多，可參王若虛五經辨惑，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崔述洙泗考信錄、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五、葉十三至十四）等。

144 卷十六、葉七二一。

145 德充符篇（卷二、葉二一下）。

146 昭二第二一、葉四三上。

147 論語述而第七卷七、葉一下。

148 同上。

149 同上書衞靈公第十五（卷十五、葉十下）。

150 同上書陽貨第十七（葉二上）。

151 卷七、葉二下。

152 同上葉正義： 案『束修』或解爲年十五以上，或解爲修潔，檢束。 今從正義。 毛奇齡四書賸言亦有申論，甚確。 程樹德論語集釋（葉三八七至三八九） 引諸家說頗詳，可備參考。

153 史記孔子世家（卷四七、葉七五）。 案三千，是虛約數，可參會注考證（同上葉）。 七十二亦是虛約數，詳史記志疑（册一六七、卷二八、葉一上至四下）、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會注考證（卷六七、葉二）。實則『七十』亦是虛約數。

154 史記卷六七、葉二至五三。

155 卷二八、葉一至三三。

156 志疑卷二八、葉十六。

157 前引文葉二二上。

158 前引文葉二三上。

159 前引文葉二四上。

160 前引文葉二五。槃案漆雕開、漆雕哆俱魯人。漆雕徒父或是他的族人。

161 志疑同上卷、葉二五下。

162 前引文葉二六下。

163 前引文葉二七下。

164 前引文葉二九下。

165 前引文葉三十上。

166 前引文葉三十上。

167 前引文葉三十上。

168 前引文葉三十上。

169 前引文葉三三上。樂案又有公西蔵，也是魯人。

170 前引文葉一八下。

171 前引文葉二六下。

172 前引文葉三二上。

173 前引文葉一六上。

174 前引文葉二〇上。

175 前引文葉三一上。

176 前引文葉二三上。

177 前引文葉二七下。

178 前引文葉二五下。

179 前引文葉二五下。

180 前引文葉二二下。

181 前引文葉二六上。

182 前引文葉二七上。

183 前引文葉一一下。

184 呂氏春秋有度篇（卷二五、葉七上）。

185 弟子列傳（卷六七、葉二九）參史記志疑引後漢書徐防傳注（卷二八，葉十二）。

186 詳史記儒林傳（卷一二一、葉四）、漢書儒林傳（卷八八、葉二下）。

187 弟子列傳（同上卷、葉三三）。

188 同上卷、葉四至六。

189 孟子告子下（注疏本卷十二下，葉一下）。趙氏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

190 春秋公羊解詁（卷二、葉八上）。

191 周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注：『庶子，宿衞之官。版，名籍也。……玄謂：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嫡）子也。庶子，其支庶也』。孫詒讓正義：『金榜曰……俞正燮曰……案金、俞說並要。……蓋周時、凡貴族子弟，無論適庶，並謂之國子，師氏所教、保民所養、諸子所掌者是也。

國之子，中適者謂之門子，小宗伯所掌者是也。　其以才藝選擇爲宿衞及給侍御守圍者，謂之士庶子、則無適庶之分。　其爲貴游子弟，殆無疑義。……經之凡言士庶子者，所謂士，卽上、中、下士。　凡王族及羣臣子弟、旣命而有爵者，如司士，王族故士，是了。……未命者，下士一等……其他公邑及都家，咸有貴族；侯國亦有公族，世族，故亦有庶子。……』（詳卷七、葉一至五下）。　古代貴族子弟之容易進身，大體是如此。

192 以上引五經異義，見北堂書鈔設官部卷五〇、葉二引；孫詒讓周禮正義見卷十七，葉六上；又卷五二、葉

五下；又卷五九、葉四；沈彤說見周官祿田考葉七上。所謂『庶人在官』者，其俸給，孫詒讓說：『凡經言「稍食」，與「祿」不同。此經（夏官）等馭夫之祿、與宮中稍食別文，則稍食不可言祿，明矣。蓋馭夫中下士，故有祿。師圉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在官者，則無祿，但稟（稟同）食而已，故謂之稍食。先鄭但以稟釋稍食，而不兼言祿，其說最精審』（詳周禮正義卷六二、葉三四下）。庶人在官者之等級、薪俸略同于現代之起碼公務員。孫氏此說可備參。梁任公以爲：『諸國之最高執政——即所謂「正卿」，誠爲貴族之獨占權利。自「次卿」以下，則各國皆取開放主義、惟才才是求。例如管仲，家世雖不可深考，然「少時嘗與鮑叔賈」，則其出於微賤可知。其相齊也，名位雖居「天子二守國高」之下，事實上則政皆彼出焉。又如孔子，在宋雖爲貴族，入魯則「吾少也賤」嘗爲委吏乘田，等於庶人在官者。然亦嘗官司寇，亞三桓一等耳。晚年且有「國老」之號。又如陳敬仲奔齊，以「羈旅之臣」，官僅工正，而其胤乃專有齊國。又如晉諸大夫，鄭伯歷舉苗賁皇以下若而人，謂「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此皆乙國亡命羈賤顯貴於甲國者。可見平民在政治上之地位，其與貴族不平等者，實至有限也』（中國文化史葉二五）。案任公所舉出的，都是特例，不是通例，常例。照春秋一般情形說來，平民進身仕宦，是有限制的。

193 商君書墾令第二、葉五。

194 襄三一第一九、葉三四下。

195 葉一上。

196 參上貳甲鄉校引國語齊語、管子小匡。

197 周禮天官冢宰鄭注：『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注疏本卷一、葉六下）。俞正燮說：『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與共開國之人及其子孫也。慮其不能賢，不足共治，則選國子教之。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諸鄉興賢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選舉也。選舉使鄉主之。鄉大夫以近畿秩尊。非近畿者，鄉吏主之，非大夫也。所以用之也小，故主之者不必尊』（詳癸巳類稿鄉興賢能論。卷三、葉一）。案鄭注、俞論極有見地。惠士奇援引大戴記官人篇，以爲這班選舉出身的士人，可以『治國家而長百姓』、『涖百官而察善惡』、『守內藏而治出入』、『治諸侯而待賓客』、『治軍事爲邊境』（禮說。卷二一六、葉一七）。這似乎太理想化了，在封建政體的傳統下，這是辦不到的。至若『卿佐』如鄭、俞二氏所論，這是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肯定，因爲長官不一定都能舉用賢士。制度是一事，而能否一一照行，又是一事。

198 周禮本文參鄭注（注疏本卷十二、葉二至四）。又案禮記王制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條也有說，但拿它和周禮比校，詳略頗有不同，而原則方面則並無不合。孫詒讓周禮正義鄉大夫之職條已經論到（卷二一、葉三三至三九）。

199 葉一二九。

200 卷六、葉三下。

201 冊一九一、卷六九八、葉二。

202 告子章句下（注疏本卷十二下、葉一下）。

203 論語子路（卷十三、葉一上至下）。

204 所謂『賢』，不必限於大賢。管子小匡：『鄉建賢士』、『而以仕則參賢』（卷八、葉十下又葉九上）。

桓公之所謂賢，應屬此類。

205 論語學而孔子答季康子問的話，可參考，已引見上甲、鄉校。

206 詳上甲、鄉校。

207 卷七〇七、葉八下。

208 卷七〇八、葉八下。

209 史記周本紀（卷四、葉三四）參逸周書度邑篇（葉一一八）。

210 注疏本卷十二下、葉十二下。

211 史記齊世家（卷三二、葉四）。

212 僞孔傳：『四國賢人有十夫，來翼佐我周』（卷十三、葉十七下）。

213 昭三十二年左傳。杜解：『三后，虞、夏、商』（昭七第二六、葉三二上）。

214 昭三年左傳（昭元第二〇、葉三二下）。

215 文下第九、葉十一上。史記齊世家作：『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卷三二、葉三四）。

216 卷二四、葉十四下。 案楚莊王取士，日夜不懈，可知其養士之衆。新序五雜事也說：莊王『招聘四方之士，日夜不懈』。至若韓非子喻老：莊王『舉處士六人，而邦大治』（葉八五四），這另是一事。『養士』的士是游士，不可以言『處士』。

217 襄三第十六、葉二五下。

218 葉六〇五。 同書又引集釋：『御覽引此下更有「武薦白屋之士十餘家」九字，初學記引有；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六十家」十四字』。

219 卷八、葉十四上。 案韓詩外傳卷六，『趙簡子』作『晉平公』。

220 卷六、葉八下。

221 卷六、葉十二上；又卷七、葉十六上。

222 葉五八八。

223 葉五八九。

224 卷四、葉五下。 案說苑尊賢篇略同（卷八、葉十六下），唯『荆公子』作『介之推』，當誤。

225 卷三、葉十一。亦見說苑尊賢篇（卷八、葉十三）。

226 卷十一、葉十七。

227 卷三、葉二十。 案周公下士之說，諸家所記。頗有異同，可參荀子堯問、尚書大傳（通鑑前編成王元年篇引）、史記魯世家、說苑尊賢、論衡譴告、顏氏家訓風操等。

228 注疏本卷八、葉四下。

229 卷三三、葉五下。

230 卷一、葉一四。

231 襄六第十九、葉十九下。

232 卷十六、葉十三。

233 卷二一、葉十四至十五。

234 注疏本卷四十、葉六下。

235 卷二七、葉一至卷二八、葉二一。

236 國語魯語下（卷五、葉七上至十下）。

237 襄三第十六、葉二七下；又昭七第二十六、葉九上至十下。

238 卷二之一、葉十一下。 朱子詩經集註，說同。 劉向列女傳一衞姑定姜篇，以爲衞定公夫人送其婦所作。 王照圓補注：『此魯詩說』（葉八上至九下）。

239 卷二之一、葉八上至十七上。 詩經集註說同。

240 閔公第四、葉十一下。

241 卷三之二、葉六下至七上。 詩經集注、列女傳三許穆夫人篇（葉三）說並同。

242 閔公第四、葉十下。

243 卷三之三、葉十下。 詩經集注說同。

244 襄元第十四、葉三四上至三五下。

245 成上第十二、葉四一下。

246 襄六第十九、葉十九下。

247 卷二一、葉十四下至十五上。

248 卷十六、葉十三。

249 定上第二十七、葉二八下。

250 僖中第六、葉二七上。

251 同上葉。

252 僖下第七、葉三九下。

253 襄四第十七、葉十下。

254 桓公第二、葉四二上至下。

255 莊公第三、葉四下至五上。

256 僖上第五、葉四三下至四八上。

257 僖中第六、葉二十。

258 卷十、葉二。

259 僖中第六、葉二一。

260 成下第十三、葉十九上。

261 卷十一、葉五下至六上。

262 葉九下至十。

263 葉二。

264 葉五下至六下

265 葉十二上至下

266 葉十三下至十四下。

267 葉十六下至十七上。

268 葉五上至下。

269 葉七上至八上。

270 葉八上至下。

271 葉九上至十下。

272 葉十四上至下。

273 葉三上至下。

274 葉六上至七上。

275 葉八下至九上。

276 葉十下至十一上。

277 葉十二上至下。

278 葉十二下至十三下。

279 葉二上至三上。

280 馬瑞辰列女傳補注序（補注本馬序葉一至三）。

281 卷五下、葉三下。

282 卷二、葉十五下至十六上。

283 同上葉十七下至十八上。

284 同上葉十九。

285 卷三、葉十五下至十六下。

286 引文已見前參、婦女教育。

287 『學書記』，阮元校勘記說：『毛本同。 嘉靖本同。 閩監本「記」作「計」。 惠棟校宋本同。石經同。 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記」字誤也』（卷二八、葉五下）。 案漢書食貨志、白虎通辟雍篇，『記』並作『計』（引見後）；曲禮『人生十年』句鄭注引內則同（卷一、葉十四下）。 明作『計』者是。 此『計』，當是初步算術。

288 卷二八、葉一九下至二〇下。

289 卷二四上、葉二上至六上。

290 參上注七五。

291 卷七百、葉十上。 盧注：『此太子之禮』。

292 卷六、葉二下。

293 卷十一、葉六上。

294 金榜禮箋：『天子立四學……王大子、王子及諸侯、卿、大夫之子學焉，謂之國子。其鄉人子弟，不得學於王宮小學，父師少師教之門塾之基（見尚書大傳），所謂「家有塾」也。 國子由小學入大學。鄉人子弟由家塾入鄉學；其俊選之士，乃得升於大學』（卷五五六、葉十五下至十六上）。 案金說大體是根據食貨志。 志說，庶子子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則是自八至十四歲，讀的都是小學，也就是鄉學、鄉校，所以我把周禮的鄉校、以八歲爲開始的一年。但各地方情形不同，遲早當然也不定一致。然而已無可詳考。

295 大司徒職（卷一九、葉二〇下至三八下）參鄉大夫職（卷二一、葉二五）。

296 卷十三、葉一至三。又疏說：『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 今未詳。

297 卷六、葉八上。

298 卷一、葉十四下。

299 大戴記保傅篇注引（卷七百，葉十上）。

300 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 孫詒讓正義：『御覽皇親部引尚書大傳說： 古之帝王， 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 與王制文略同。……則此經之國子，爲年十三以上者；大司樂之國子，爲年二十以上者』（詳卷二五、葉三二至三四；參卷二六，葉二上至三下）。

301 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卷二五、葉一），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卷四四、葉一），國子學卽國學，亦卽王朝小學。 參孫詒讓正義樂師職條（同上葉）。

302 地官師氏（卷二五、葉二八上）。

303 地官保氏、孫氏正義（卷二六、葉一至三上）：參上註三〇〇。 如孫氏正義說，這保氏所教的國子，亦是十三歲入小學。 案漢書藝文志小學家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卷三十、葉二四。說文解字敍，說同）。此與孫氏十三歲的說法不同。但我認爲孫說比較有根據。

304 春官樂師。 鄭注：『內則曰，十三，舞勺』（卷四四、葉一上）。

305 鄭注：『成童，十五以上』（卷二八、葉二〇）。

306 卷七百、葉十上。

307 卷六、葉二下。

308 卷十一、葉六上。

309 卷七百、葉十上。

310 卷十三、葉五上。 孫詒讓周禮正義：『書傳說，餘子就學，必於農隙；出學，又傳農事。卽漢志所謂餘子在序室，則仍是民之子弟。 王制孔疏引書傳略說云：餘子，十五入小學。此與鄉大夫野自六尺以上之文，正相應。蓋庶民子弟，十五亦入里塾。……若如鄭大傳注說，餘子本卿、大夫之子，則在免農之科，何必農隙而後得學乎？』（詳卷二十、葉十八）。

311 前引孫詒讓周禮正義，以尚書大傳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二十入大學，因說周禮大司樂的國子（大學），是年二十以上的（參前注二九八）。 案大傳又說：『十八入大學』。 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因說：『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卷七百、葉十上）。 案禮記王制正義引書傳略說：餘子『十八入大學』（卷十三、葉五上）。 是又無所謂早成、晚成，不過有嫡子與餘子（庶子）的分別。 但嫡子、餘子的學齡，何以有早晚的不同，我們還是不明白。

312 春官大司樂（卷四二、葉一至十九）。

313 春官籥師（卷四八、葉三七下）。

314 春官大師（卷四五、葉十四）。 孫詒讓正義：『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矇。 則此官（大師）亦教學士，不徒瞽矇也』（同上卷、葉十五下）。

315 卷十三、葉二。

316 卷二十、葉四下至五上。 孫詒讓周禮正義說：『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這學是大學。 禮記王制的樂正和文王世子的大樂正，亦卽是周禮的大司樂，在周爲樂官之長，而兼掌學政（詳卷四二、葉一）。

317 周禮正義卷二五、葉三五上。

318 周禮地官鄉大夫：『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卷二一、葉二五下）。 春官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 鄭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卷四二、葉十三上）。 古代教育，大要不外此兩類。 又王引之、孫詒讓二氏說，『道藝』，道卽是藝，與德行無涉。 並極精確（詳周禮正義卷六、葉四一下至四二上）。

319 僖下第七、葉二至四。

320 成下第十三、葉四三至四五上。

321 卷十、葉一七下。

322 參上注三八。

323 參前注三一八。

324 卷五〇、葉一上。

325 卷八、葉三上至六上。參校注引墨子閒詁。

326 卷十三、葉六下。

327 周禮正義卷二五、葉三九。

328 宣下第十一、葉五。

329 昭三第二二、葉二八。

330 卷六七、葉三九。

331 僖下第七、葉三上。

332 會箋昭二年條：『安井衡曰……古所以爲教，詩、書、禮、樂。 其餘典籍，非史與博物君子，未必見之也。 況竹簡浩大，寫字又艱，書亦不易得；故古之君子，熟於經而勉於行，所見雖少，所得反多。 後世易簡以紙，人易挾持，遂謂古人亦務博覽，疏矣。 安井說得之』（昭元第二十、葉二五下）。 竹添的話是本諸安井的。 今案安井的話，似是而非。 古人以經教，一般說來，自然是綜其大旨，使容易身體力行，而不是斤斤于章句、碎義，如後代儒生之皓首窮經。說古人不務博，這也不盡然。禮記內則說：二十，『博學不教』；三十，『博學無方』；國語晉語七：悼公『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以上引文、並已前見）；論語顏淵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卷十二、葉八上）；又子張篇：『博學而篤志』（卷十九、葉二上）。 古人也何嘗不務博？不過這只是限于成人、大學。 小學教育，自然是談不上的。

333 卷三、葉十二下。

334 卷七、葉六下。

335 詳前參婦女教育。

336 參前注四一六。

337 參前注四四三。

338 卷二一、葉二五下。

339 卷二二、葉一下。

340 卷二二、葉二〇上。

341 卷三五、葉一〇下。

342 卷七、葉二上。

343 卷十一、葉一下。

344 卷六〇、葉一上。

345 卷十、葉一八下至一九下。『戚施』，明道本韋昭解作『瘁者』。黃氏札記：『惠云，瘁，疑作痟。別本作僂。丕烈按當是瘻字之譌。瘻僂字一耳』。案毛詩邶風新臺：『得此戚施』。箋：『戚施，面柔，下人以冤，不能仰者也』。此又是一義。『卬浦』，札記：『段云，卬，當爲御字之誤。韋解亦當爲御，迎也。舊本音牛嫁反，可證。……』。

346 卷二六、葉一下。

347 卷三〇、葉二四上。

348 卷一五上、葉四至五。

34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葉一至二二。

350 卷二六、葉一下至七上。

351 尚書旅獒『四夷咸賓』（卷十三、葉二上）；昭十七年左傳『學在四夷』（昭四第二三、葉三六上）；又二十三年傳『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昭六第二五、葉七上）。此類所謂四夷，並指四方的落後民族。然而中原地區亦有此類民族，不必泥。

352 參春秋表譌異壹伍伍狄『國』（册六葉五〇六下至五〇八下）；壹柒伍戎蠻『始封』（册六葉五六九）。

353 或作『嶽』，或作『薉』，或作『獄』或作『嶽貊』等，參拙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伍嶽『國』。

354 卷八五、葉九上；參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二、葉六十至六一）。

355 卷十二、葉二六至二九。

356 史記齊世家（卷三二、葉九）。

357 史記魯世家（卷三三、葉一九）。

358 卷二四輕重戊（葉二一下）。

359 史記卷六二、葉七。案世家：『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卷三二、葉九）。蓋齊都營丘，舊本萊地、周人據而有之，以封太公，所以萊侯因來爭奪。上引管、晏二事，可互證。

360 定上第二七、葉一四下至一五下。

361 卷二〇、葉六。別詳拙春秋表譌異册三葉二七二下。

362 史記南越列傳（卷一百十三、葉三至十一）。

363 攈古錄金文三二、二七；窓齋集古錄九、十二、等。

364 史記商君列傳（卷六八葉一五）。

365 同上秦本紀（卷五、葉二）。

366 同上楚世家（卷四〇、葉七）。

367 同上葉二。高曉梅先生說：楚祖先之見于金文的，是吳回，不是世家之所謂顓頊高陽。 案大戴禮帝繫篇，高陽是楚的遠祖；吳回是他分支的近祖， 世家據帝繫而追溯其遠祖，不能說是錯。 就是離騷也說：『帝高陽之苗裔兮』。 遠祖、近祖、隨人敍述，未嘗不可。

368 成上第十二、葉三二下。

369 史記卷三一、葉二。

370 同上葉二。

371 同上卷四一、葉二。

372 同上。 一說是楚之分，羋姓。 大抵百越部落繁雜，不止一姓。參拙大事表譔異增訂本葉三九五至三九七下。

373 —— 379『茲輿』，或作『茲輿』，或作『茲輿期』。 以上數事，參隱元年左氏經正義（注疏本卷二、葉二七下）、通志氏族略二、莒氏（卷二八、葉十九下）、路史後紀七（卷七、葉十二下）。

380 國語魯國語上（卷三、葉六上）。

381 僖十九年左傳，參杜解（僖中第六、葉六下）。

382 史記楚世家、參集解、索隱引世本（卷四十、葉二至五）。

383 國語鄭語：『曹姓鄒、莒』。 鄒、古書或作鄒，詳拙春秋表譔異葉一三一下。

384 春秋表譔異册二葉一四一至一四二。

385 同上書册二葉一六七至一七〇。

386 左傳昭十七年（昭四第二三、葉三六上）。

387 秦本紀（卷五、葉八四）、參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郯縣元注（卷二八上三、葉九下）。

388 參前注。

389 尚書禹貢（卷六、葉十上）、管子輕重戊（卷二四、葉二一下）。

390 春秋表譔異壹壹捌來『姓』（册二葉三九〇下）。

391 同上。

392 尚書費誓（卷二十、葉六下）。

393 後漢書東夷傳（卷八五、葉一下）。

394 世本（齊世家索隱引。卷三二、葉三〇）、史記秦本紀（卷五、葉八四）。

395 同上。

396 春秋分記（卷八四、葉一下）、通志氏族略二（卷二六、葉二三上）。

397 成十七年公羊解詁（卷十八、葉十五上）。

398 路史國名紀乙少昊後偃姓國篇（葉一一上）。

399 同上。

400 參春秋表譔異壹佰捌六『姓』（册四葉三五九下）。

401 文十二年（文下第九、葉四下）。

402 文十二年左傳正義（注疏本卷十九下、葉五下）。

403 春秋表譔異册四葉三六九下。

404 同上。

405 同上書册四葉三七二下。

406 同上書册五葉四四二下。

407 同上。

408 同上。

409 路史後紀七小昊篇（卷七、葉十上），又國名紀乙（葉一八下）。

410 前引路史國名紀引世本。

411 春秋傳說彙纂卷首下爵姓篇（葉八八下）。

412 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五六下至五五七上。

413 同上書册四、葉三四八下。

414 哀七年左傳（注疏本卷五八、葉七下）。

415 史記商君列傳（卷六八、葉一五）。

416 史記秦本紀（卷五、葉三二）。 原文又有由余對秦穆公問百十七字，大要是非毀『禮樂法度』，而主張『不知所以治』的『淳德』。 會注考證引司馬光說：『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 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今案由余的說法，固可疑。 然而秦國彼時已有『詩、書、禮、樂、法度』之治與教，亦是史實。 秦風、秦誓二事，足可證明之而且有餘矣。

417 參上壹甲、職官。

418 卷二十、葉二下至三上。

419 同上卷二一、葉二。

420 卷四一、葉十二。

421 並見越世家（卷四一、葉二、十四、十五）。

422 成上第十二、葉三八。

423 卷九、葉六下。

424 參春秋表譔異册二、葉一六九。

425 卷十八、葉六下。

426 卷四二、葉六上。

427 昭二第二一、葉三八下。

428 參春秋表譔異册二、葉一三六。 又考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湣王之遇殺（284 B.C.），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 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而與私通焉。……是爲君王后。……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 案莒于一百四十七年前爲楚所滅（參同上譔異葉一四〇），其地大約後又入齊。 所謂莒太史，當卽莒國史氏的後人，國雖亡，仍家于莒，故有莒太史的稱號。 此太史以其女自嫁爲『非吾種』，莒國貴族的文教傳統，卽此亦可見一斑。

429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卷上、葉七一。

430 左傳僖十九年（僖中第六、葉六下）、成十八年（成下第十三、葉四七下）、春秋經定三年（定上第二七、葉九下）等。

431 春秋表譔異葉一三二下至一三三上。

432 注疏本卷四八、葉三下至九上。同上文正義：『王肅云：鄭，中國也，故吳伐鄭，季文子嘆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案王說泥。成七年左傳：『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整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杜解：『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同上本卷二六、葉十五下）。此『中國』是指鄭以外之華夏大國；『恤』，謂憂愍鄭國。杜解是。實則鄭子自是中國苗裔，而他的國民自是東夷，所以孔子說他是夷。像這樣的事例太多了。

433 襄元第十四、葉二二上。

434 拙春秋表譔異册四、葉三八九。

435 昭元年左傳（昭元第二十、葉八上）。

436 卷十、葉十九下至二十上。

437 以上各事，參春秋表譔異册三、葉二六八至二七三。

438 小校經閣金文卷三、葉三上。

430 詳春秋表譔異册三、葉二一八下至二二〇上。

440 詳春秋表譔異册六、葉四九六下。

441 同上書册六、葉四九八至五〇〇。

442 同上書册六、葉五二〇。

443 襄二第十五、葉二六至二七下。

444 論語子路：『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注疏本卷十三下至十四上）。

445 詳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四〇。

446 成十三年左傳（成下第十三、葉十下。）

447 僖二四年左傳（僖中第六、葉三二上）。

448 同上葉二六下至二七上。

449 趙衰與公子重耳奔狄，在僖四年。居狄一年。趙盾歸晉在僖二十四年，即晉文公元年。

450 僖二三年左傳（僖中第六、葉二三上）。

451 參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五九下至五六一上。

452 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四〇。

453甲 哀上第二九、葉一八。

453乙 高曉梅先生說：春秋時代四夷的爵稱、官號，部是中國人替他們翻譯過來的雅名，本原未必如此。 鞏案有些可能是如此，但不能說都是如此。四夷的統治者，若是其華裔，或者是華化的夷裔，這些人已然嚮慕中國的政教，那麼他們的爵稱、官號也從而仿效中國，這是很自然的結果。這種史例，正是不可勝數。

454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卷五、葉十六）。

455 路史國名紀丁有虞氏後篇（葉十七上）。

456 路史後紀四炎帝紀下炎帝參虞篇羅苹注（葉十四上）。

457 同上史記。

458 同上路史注。

459 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貳伍翟貙之戎。又貳大荔之戎『姓』。

460 國語齊語（卷六、葉十）參管子小匡（卷八、葉十七上）。

461 史記卷六一、葉七至九；參拙譔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肆孤竹

462 本傳會注考證：『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兼策，蘇秦曰，廉如伯夷……辭孤竹之君……中井積德曰：論語稱逸民，似非國君之子。 孤竹尤可疑，及兄弟之讓，孔、孟所不稱焉』（葉八）。 案伯夷、叔齊和孤竹的關係，亦見呂氏春秋與韓詩外傳（參索隱）。材料的來源，諸家不盡同，而其說夷、齊和孤竹的關係，則是一致的。 夷、齊已然讓國高蹈，而自同于平民，則孔子說他們是『逸民』，未嘗不可。 中井的懷疑，似可不必。

463 別詳拙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 考由篇（本所集刊第四十本）。

464 集釋本卷十五、葉十一。

465 參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七一下。

466 同上葉五九四。

467 同上葉五九六下。

468 卷十五、葉一下至二。

469 春秋表譔異册六，葉五八七至五九〇。

470 卷十二、葉二八下至二九上。

471 卷八七、葉三上至四上。

472 卷一一〇、葉二。

473 葉一九五。

474 葉一九九。

475 卷十、葉六上。

476 同上史記葉二至四。

477 卷一百十、葉二一、又二四。

478 卷五九、葉七——八。

479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王尊傳，丞相匡衡與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同嚮），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使下坐。 上亂朝廷爵秩之位。 仁傑按覲禮：諸侯朝于天子，同姓西面北上。 異姓東面北上。 蓋異姓爲後也。 漢以東鄉爲上，西鄉爲下，則尚右。 故匈奴傳，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爲尊。 或謂：以左爲尊，先王之禮也。 中國尚右，而夷狄尚左，所謂禮失而求野者。 是不然。 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 鄭康成曰：凡坐，隨于陰陽。 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 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 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者爲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 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爲禮，而其坐長左，此正與中國背馳，是

烏知禮意哉』（卷七、葉十五）。 今案尊者南向，上左，是正禮。 北向而上右，是變禮，是因方向而異。 匈奴一以北鄉爲禮，而其坐長左，此自與中國的禮意不合。 或者匈奴之效法中國，亦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但史傳此處，也說得不够明白。 余疑作北鄉是一事，尙左又是一事，並指匈奴臣屬而言。若其君長，則仍是南面。果如此，則謂匈奴尙左禮俗仿自中國，非不可能也。匈奴尙左，我頗懷疑其是受中國舊俗的影響。謝劍兄對我這說法，持不同的意見。他說：『理由有二：㈠史記匈奴傳明言其俗「長左而北鄉」，而周禮夏官司士則係尙左面南。 果如傳自周制，則此一文化叢中南鄉之點，當不致爲匈奴所忽略；㈡周制面南尙左，但漢制面南尙右。……是則匈奴尊左之制應傳自周。 但史記匈奴世系僅及頭曼（西元前二〇九年歿），典章制度之設，多在頭曼以後。 蓋在此之前，匈奴並未統一，名稱繁雜，「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居長……莫能相一」（史記匈奴傳）。 要之，筆者認爲匈奴之俗是北鄉尙東，不僅可證之文獻記載（如左王將封于東方），亦可見之於外蒙諾音烏拉之匈奴葬式（首東鄉）。 以其事涉宇宙觀，筆者另當有說，此處不贅』。

480 卷九四、葉七下。

481 卷一百十、葉二六。

482 前引書葉三五至三六。

引 用 書 目

國語（廣州時務書局重雕天聖明道本）。

管子（二十二子本。 浙江書局版）。

呂氏春秋（許維遹集釋本。 清華大學整理古籍叢刊版）。

史記（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本。 昭和七年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發行）。

說苑（尾張關嘉纂注本。 寬政六年興藝館版）。

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竹添光鴻會箋本。 明治三六年井井書屋印行）。

論語（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以下簡稱注疏本）。

孟子（注疏本）。

爾雅平議（俞樾。 春在堂全書本）。

周禮正義（孫詒讓。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原刻本）。

尚書（注疏本）。

韓非子（陳啓天校釋本。 上海中華書局版）。

周禮（注疏本）。

大戴禮記（孔廣森補注。 皇清經解本）。

逸周書（朱右曾集訓校釋本。 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原刻本）。

孟子正義（焦循。 皇清經解本）。

禮記（注疏本）。

辟雍泮宮非學名（方中履。 古今釋疑卷八。 汗青閣版）。

禮記王制篇校記（王夢鷗。 孔孟學報九期）。

毛詩（或簡稱詩經。 注疏本）。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增訂本。 陳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二）。

攟亭述林（孫詒讓。 孫籀廎先生集本。 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原刻版）。

簷園日札（成瓘。 一九五八年商務印書館版）。

漢書（王先謙補注。 長沙王氏校刊本）。

淮南子（劉文典集解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版）。

晏子（二十二子本）。

春秋公羊傳（注疏本）。

春秋穀梁傳（注疏本）。

後漢書（王先謙集解本。 長沙王氏校刊）。

論衡（黃暉校釋本。 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

莊子（二十二子本）。

論語集釋（程樹德。 國立華北編譯館版）。

史記志疑（梁玉繩。 廣雅叢書本）。

北堂書鈔（虞世南。　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校注重刊本）。
周官祿田考（沈彤。　經解本）。
商君書（朱師轍解詁定本。　三十七年國立中山大學叢書版）。
鄧子（百子全書本）。
癸巳類稿（俞正燮。　安徽叢書本）。
中國文化史（梁啓超。　臺灣中華書局）。
禮說（惠士奇。經解本）。
家語（范家相證僞本　蘇州文學山房聚珍版）。
韓詩外傳（韓嬰。　周廷寀校注本。　三益齋刊）。
戰國策（高誘注。　讀未見書齋重雕剡川姚氏本）。
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施之勉。　大陸雜誌三十六卷八、九期合刊）。
金文叢考（郭某。　原印本）
春秋大事表列女表（顧棟高。　續皇清經解本）。
列女傳（劉向。　王照圓補注。　郝氏遺書本）。
列女傳補注序（馬瑞辰。　王照圓補注本）。
不見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陳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九）。
攈古錄金文（吳式芬。　吳氏家刻本）。
窓齋集古錄（吳大澂。　涵芬樓影印本）。
通志（鄭樵。　學海堂本）。
路史（羅泌。　明刊本。　又嘉慶新鐫校宋本）。
世本（史記齊世家索隱等引）。
春秋分記（程公說。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版）。
春秋傳說彙纂（王掞等奉勅纂。　光緒戊子江南書局本）。
周秦名字解詁彙釋（周法高。　中華叢書本）。
小校經閣金文（劉體智。　民國乙亥初版）。
禮箋（金榜。　皇清經解本）。
說文解字敍（許愼。　經韻樓說文本）。
墨子（吳毓江校注本。　獨立出版社印行）。
六書古義（張政烺。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兩漢刊誤補遺（吳仁傑。　廣雅叢書本）。

附識：本文爲中國上古史待定稿第四本第十五章。審查人，第一、三次爲屈萬里先生；第二次爲芮逸夫先生。
又本文係增訂稿。初稿譔寫，曾得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今新舊稿並不受酬。

六三年五月二十日陳槃記